

成都工学院图书馆

323279

13335

阿尔蒂诗选



21



蘇州大學
圖書館
PD

統一書號：10019·1319

定 价： 0.70 元

阿 尔 贝 蒂 诗 选

拓 生 肖 月 译
梅 林 亦 潜 校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九 年 · 北 京

新
年
好
运
PDG

Rafael Alberti
POESÍAS

封面設計：李劍磨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 1319 字数 133,000 开本 850×1168 耗 $\frac{1}{32}$ 印张 6 $\frac{15}{16}$ 插页 2

1959年6月北京第1版 1959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4000册

定价(4) 0.70元

前 言

拉法埃尔·阿尔贝蒂是西班牙当代著名的进步诗人；他于1902年生在西班牙南端的加迪斯省圣马利亚港。

阿尔贝蒂开始他的文艺生涯时，是一个画家，但是他不久就放弃了绘画，致力于诗歌创作。

1924年，阿尔贝蒂发表了他的第一本诗集《陆地上的海员》(Marinero en tierra)，得到了西班牙的国家奖金，从此开始了他的复杂曲折的创作道路。

阿尔贝蒂在还没有走上描写社会现实的诗歌创作道路之前，曾受到当时文艺界各种不同的流派的影响。他的早期的创作，表现着浓厚的现代主义倾向；后来，在某种程度上，又转向于超现实主义。这种在寻找诗歌创作道路上的徘徊和动摇的心情，明显地表现在他的《情人》(La amante)、《紫罗兰的黎明》(El alba del alhelí)、《坚石与歌》(Cal y canto, 1926—1927年)、《关于天使》(Sobre los ángeles, 1927—1928年)等诗集之中。

阿尔贝蒂最后找到了明确的道路，是在三十年代。在这期间，他逐渐成了一个与人民共呼吸的诗人，与当时西班牙的人民诗人费特列戈·迦尔西亚·洛尔伽(Federico García Lorca)、埃米里奥·普拉多斯(Emilo Prados)等齐名。不过，阿尔贝蒂诗中的人民性，与洛尔伽的有所不同；洛尔伽的作品充满了火一

般的热情，而阿尔貝蒂的詩則較為平和，在思想上也似乎較為成熟。

1931与1932年間，阿尔貝蒂漫游欧洲，訪問了法国、德国，后来又到了苏联。他在苏联逗留了两个月，認識了苏联的詩歌，尤其是馬雅可夫斯基的詩歌，这就大大加强了他的詩歌中的社会傾向。他在莫斯科写成了詩集《厄斯特萊瑪杜拉的农民》(Los campesinos de Extremadura, 1933年)，描写西班牙的厄斯特萊瑪杜拉地区农民們的悲惨生活。

阿尔貝蒂参加了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他回到西班牙后，在馬德里的革命作家艺术家联盟中起了重要作用，并且与一群进步作家合作創辦了《十月》杂志(Octubre, 1933—1934年)。这个时期，詩人发表了《口号》(Consigna, 1933年)、《一个怪影在欧洲游蕩着……》(Un fantasma recorre Europa...)等詩篇。

1934年，阿尔貝蒂第二次訪問苏联，参加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他回到西班牙的时候，正遇到1934年10月的西班牙革命受到挫折，因此他不得不寄居法国，后来又到了美洲。在这个时期，他的創作有詩集《十三道条紋和四十八顆星》(13 bandas y 48 estrellas)，內容主要是揭露美帝国主义对拉丁美洲各国的压迫和掠夺。

1936年，西班牙人民陣綫在选举中获得了胜利，組成了民主政府。阿尔貝蒂和洛尔伽等人建立了知識分子反法西斯联盟，并在里面起了重要作用。同年7月，佛朗哥发动叛乱，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的解放战争爆发。阿尔貝蒂在战争中积极活动，創辦了《蓝色工人服》杂志(Mono azul)，并且领导一个名为“戏剧游击队”的剧团，走遍了前綫。

1937年，他又到苏联，参加組織第二次反法西斯作家保卫和平大会。

在解放战争期間，阿尔貝蒂写了許多短篇小說、剧本和詩歌。他常常在火线上給兵士們朗誦自己的詩。他的《詩集》第一卷(1924—1937年)就是1938年在围城中的馬德里出版的，其中包括总題为《街头詩人》(El poeta en la calle, 1931—1936年)和《随时随地》(De un momento a otro, 1932—1937年)两本詩集。

“街头詩人”这个名称，就說明了詩人阿尔貝蒂經過战火的洗礼，已經走上“街头”，和人民站在一起了。他写的許多关于西班牙战争的詩，在西班牙几乎全国传誦，例如《我是第五团的人！》(¡ Soy del 5 Regimiento!)和《保卫馬德里》(Romance de la defensa de Madrid)等，都受到人民热烈的欢迎。

西班牙战争失敗后，阿尔貝蒂流亡到法国，后来又迁居阿根廷。在流亡中，他积极参加了世界和平运动和进步文化运动。在这期間，他又出版了詩集《在石竹花和剑之間》(Entre el clavel y la espada)和《潮汐》(Pleamar, 1942—1944年)。

阿尔貝蒂不仅是詩人，还是一位剧作家。他在1931年写成了剧本《費尔明·迦朗》(Fermín Galán)，紀念革命作家費尔明·迦朗的英勇牺牲。1933—1934年間，他写了两本傀儡剧。在反法西斯战争期間，他曾把塞万提斯的著名剧本《奴曼西亚之围》(El cerco de Numancia)改編为現代剧，还写了一个叫做《随时随地》(De un momento a otro)的剧本。

1957年春，阿尔貝蒂来我国訪問。訪問期間，他写了許多歌頌新中国的伟大成就，歌頌中国人民的巨大創造力和劳动热情，

歌頌中国美丽河山的詩篇，編成了一本詩集，名叫《中国在微笑》
(China sonrie)。

这本选集是根据詩人在我国訪問期間亲自編选的原稿譯出
的。

譯 者

1959年4月

目 次

前言.....	1
---------	---

第一部分

陆地上的海員

海洋。海洋.....	4
但愿我有魚鯉.....	5
我用旗語跟你講話.....	6
我的衣裳啊，我的衣裳.....	7
我不要輕舟，船家的心啊.....	8
既然我生來是农民.....	9
如果我的声音在大地上消亡.....	10

情人

假如我走了，亲爱的.....	12
黑莓子开了花.....	13
黎明的呼喚.....	14
卡斯蒂利亚有城堡.....	15
雄鸡高唱.....	16

紫罗兰的黎明

沒有錢的漁夫.....	18
新娘.....	20
叫賣.....	22
囚犯.....	23

在石竹花和劍之間

鴿子弄錯了.....	26
它一天早上醒了.....	28

第二部分

随时随地

一个怪影在欧洲游蕩着.....	32
-----------------	----

十三道条紋和四十八顆星

紐約.....	36
拟歌.....	41

西班牙战争的詩

我是第五团的人!.....	46
保卫馬德里.....	47
致国际縱队.....	50
致“霧”，我的狗.....	51
你們並沒有倒下.....	53
馳騁.....	55

一九三八年忠誠的西班牙的五一节.....	57
海上的雄牛.....	59

胡安·巴納德羅的歌

胡安·巴納德羅关于恐怖的歌.....	64
胡安·巴納德羅为洛佩斯·萊蒙多和西班牙人民要自由.....	70
胡安·巴納德羅在西班牙戰爭中.....	74
胡安·巴納德羅在美洲.....	80
胡安·巴納德羅在悼念何塞·哥麦斯·加約索和安东尼奥·塞奧阿內时贊頌在西班牙抗战中牺牲的英雄們.....	86
胡安·巴納德羅爭取和平的歌.....	94

今天的标記

人民的雄牛正归来.....	104
一朵热情之花献给多洛列斯·伊巴露丽.....	107
歌.....	109
给被出卖的西班牙.....	111
致外国基地加迪斯.....	113
从未到过格拉那达的人.....	115
回忆安东尼奥·馬却杜.....	117
回到西班牙的海岸前.....	120
回到始终不渝的詩中.....	122
罪行的嘴臉.....	125

在自由和平中

一个重到华沙的西班牙人的歌.....	130
一支石竹花献给密茨凯维奇.....	132
这是纯良的人民.....	135
罗马尼亚的黎明.....	137
布拉格.....	138
我在这里大声疾呼.....	139
重返苏联.....	141

中国在微笑

布宜诺斯艾利斯——北京.....	144
中国在微笑.....	155
中国.....	157
往昔.....	160
百花齐放.....	162
向齐白石致敬.....	164
京剧.....	166
春到成都.....	169
丝织工人.....	171
沿着公路和田野.....	173
雾中的重庆.....	175
花朵之园.....	177
扬子江之歌.....	178
婚礼之歌.....	185
东湖.....	186

四月一日	188
上海小史	189
从上海到杭州	193
西湖	195
茶田	196
在中国唱的一支中国歌	197
从杭州到沈阳	199
沈阳小史	203
致建筑家路易斯·拉卡沙	206
长城之歌	207
你们这些卑污的政府	210

第一 部 分

陆地上的海員

1924年

1

海洋。海洋。

海洋。只有海洋啊！

父亲啊，你为什么把我
带到城里来？

你为什么把我
从大海里拖了出来？

在睡梦中，浪潮
拖着我的心房，
要想把它带跑。

父亲啊，你为什么把我
领到这里来呢？

2

但愿我有鱼鳃，
因为我想结婚。
我的未婚妻住在海上，
我永远不能见到她。

她起早贪黑地劳动，
在海水的峡谷里耕种，
我的未婚妻啊，
你是海底菜园的农家姑娘！

我永远不能看见你，
你啊，披着黎明的曙光，
在灿烂的花园里栽花的女郎！

3

我用旗語跟你講話。
面包師的女兒，
你在以海為家的人們當中，
總象麵包一樣受歡迎。

遠離海洋，
我迷途在陸地上。

我對你，在星星的亮光下講話，
通過一顆掛在空中的
明星上面的明鏡。

遠離海洋，
我迷途在陸地上。

4

我的衣裳啊，我的衣裳，
他們不許我到海里去，
我永远也不能把你穿上！

城市啊，你永远也不能
看到我穿着海員的衣裳。
他們把它放在衣柜里收藏，
連給我試試也不許。
我的母亲把柜子鎖上，
使我不能再去到海上。

5

我不要輕舟，船家的心啊，
我要踏过海洋到港口。

到海水里去是多么甜美，
海水蓝得象天空！
我不要凉鞋，我不要！
船家啊，我要赤脚走去。

我不要輕舟，船家的心啊，
我要徒步越过海洋走到港口。

6

既然我生来是农民，
既然我生来是海员，
既然我不愿在这里，
为什么偏把我在这里留下？

城市啊，我从来不喜欢的城市啊，
到了最美好的一天，
到了最美好的一天——别闹！——
我将会远离人间。

如果我的声音在大地上消亡，
你们就把它带到海面，
你们就让它留在岸边。

把它带到海平面上，
你们把它任命为
白色军舰的舰长。

呵！我受过赏的歌喉，
带着海员的奖章，
一个船锚刻在心上，
船锚上面是星辰，
星辰上面吹拂着风，
风儿上面是船帆！

人 情

1925年

1

假如我走了,亲爱的,
假如我走了,

假如我走了不再回来,
亲爱的,

空气,
会把我
带给你。

2

黑莓子开了花，
玫瑰树凋谢啦。

亲爱的，我离开我的家，
到田野里找你啦。

在一株开花的黑莓子上，
我看见你围裙的带子
拴着飘扬，我的心呀。

我看见你围裙的带子拴着飘扬，
亲爱的，再走过去到那一方，
我找到了你，身上受了重伤，
躺在枯萎的玫瑰树下，我的心呀。

黑莓子开了花，
玫瑰树凋谢啦，
在枯萎的玫瑰树下。

3

黎明的呼喚

起来，劳动者們！

早起的人們！

把灰色的驢子騎上，

披着黎明上廣場，

勞動的人們啊，

黎明的清風正迎着你們呼喚！

獵人吹起号角，

伐木者劈下斧鉞，

把牲口放到松林去啊，

放牧的人們！

卡斯蒂利亚有城堡，
但是没有海洋；
不过它有一个辽阔的草原，
亲爱的，在那儿可以打仗。

我的家乡有城堡，
但是也有一个海洋，
一个靛蓝的无边的大海，
亲爱的，在那儿可以打仗！

5

雄鷄高唱，
我們走吧，沐着晨光。

河流的水，
不是海水，
我們要涉過它。

雄鷄高唱，
我們走吧，沐着晨光。

紫罗兰的黎明

1925—1926年

沒有錢的漁夫

(1)

我說了還要再說。

真是個傻瓜！

你已經弄得舉目無親。

你已經沒有朋友了，

因為你是個傻瓜。只有那個朋友

和你一起同行，

因為你是個傻瓜。

真是個傻瓜！

沒有人再理睬你了，

無論是你的未婚妻，你的兄弟，

你朋友的妹妹，

因為你是個傻瓜。

真是個傻瓜！

我說了還要再說。

(2)

河里碧綠可愛的魚兒，

你出來，聽我的訴苦，

你在水里翻滾，翻滾吧，

我一個錢也沒有留下，

釣絲也沒有啦……

跟我一起哭吧。

我什麼也沒有留下，什麼也沒有，

沒有我的編織的籃子，

沒有我的綉花的衬衣，

留給我的愛人的，只有一隻錨……

跟我一起哭吧。

對，哭吧，對，大家都哭吧，對！

新 娘

教堂的鐘
敲起來啦。
我沒有鞋，
就去結婚！

哪兒是我的頭紗，
我的白衣，
我的橙花？

哪兒是我的戒指，
黃金的簪，
美麗的項圈？

媽媽啊，你快點吧！
教堂的鐘
敲起來啦。

我的情郎在哪兒？

我的心上人啊，
你在哪儿！

教堂的鐘
敲起來啦。

我沒有情郎，
就要去結婚！

3

叫 卖

我卖五彩美丽的云霞，
灿烂滚圆的云团，
能使灼人的暑气降下！

我卖紫色的葡萄藤、
玫瑰花、黎明的晨光，
还有一片金色的黄昏！

一颗黄色的星星，
摘自天蓝色的
桃树上的翠绿枝茎！

我卖白雪、火焰
和叫卖者的歌唱！

4

囚 犯

女獄卒，把鎖打開，
訖囚犯走上大街。

訖他的眼睛看看田野，
還有田野后面的大海，
看看太陽、月亮和空氣。

看看他親愛的女友，
她已經消瘦憔悴，
呼喚他叫得喉嚨嘶啞。

訖囚犯走到街上来吧。

在石竹花和劍之間

1939—1940年

1

鴿子弄錯了，
它錯了。

它向南走當作是向北，
以為水是麥田，
它錯了。

把海洋當成蒼天，
把夜晚當成清晨，
它錯了。

把星星當成露水，
把盛暑當成下雪天，
它錯了。

把你的裙子當成衬衣，
把你的心當成它的家，
它錯了。

(它睡着在河岸上，
而你，却睡着在枝头上。)

2

它一天早上醒了。

我是草，
充滿了水。

我叫做草。如果我长得多，
我也可以叫做头发。

我叫做草。如果我跳跃，
我也可以是沙沙的树声。

如果我叫喊，我可以是飞鸟。
如果我飞……

(那天夜里的天空，
发出了一阵草的颤动。)

第 二 部 分

随 时 随 刻 ·

(詩歌和历史)

1932--1935年

一个怪影在欧洲游荡着……

……于是古老的世家关上了窗戶，
閉紧了大門，
做父亲的連夜往銀行里跑，
在交易所里，他的脉膊跳得快要停下来，
他夜里做梦，看見遍地烽火，
牛羊被烧着了，
小麦沒有了，只是熊熊的火焰，
庄稼沒有了，只是啪啪的火花，
保险箱，
鉄制的保险箱里面只剩了灰烬。
你在哪里呀，
你在哪里呀？
他們在开枪追赶我們。
唉哟！
农民們在踐踏我們的血。
这是怎么一回事呀？

封鎖起來，

咱們趕快把邊疆封鎖起來。

看呀，他趁着東風飛快地前進，

這陣風來自紅色的飢餓草原。

別讓工人們聽到他的聲音，

別讓他的口哨聲吹進工廠里去，

別讓種田的人看到他高高舉起的鐮刀。

攔住他！

因為他飛越汪洋大海，

走遍天下各地，

因為他躲在輪船的船艙里，

向伙伕們說話，

把他們這批煤黑子帶到甲板上來，

弄得仇恨和貧窮一齊發作，

弄得船員們起來造反。

關起來！

把監獄關起來！

聽他的聲音在牆上碰得粉碎。

這是怎麼一回事呀！

但是我們跟隨着他，

我們聽他從他趁着的東風上降下來，

我們向他打听和平與凱旋的紅色草原的情形，

我們請他坐在貧農的餐桌前面，

把他介紹給工廠老板認識認識，

訖他主持罢工和示威，
向士兵和水手演说，
到办公室去访问那些小职员，
并且在黄金和鲜血的议会里握拳高呼。

一个怪影在欧洲游荡着，
在世界上游荡着，
我们称他为同志。

十三道条紋和四十八顆星

(加勒比海之歌)

1936年

难道我們这千万人要用英語說話嗎？

——魯本·达里奧

紐 約

——从“不来梅号”輪船看霧中的华尔街

有个人，醒来的时候，觉得
浓霧似乎特別小心地掩盖着罪行。

从那边，
从那边显出了，
一陣使人目眩的石油之霧，
里面是变成了現金数字的远方的大片油田，
整整齐齐地堆积在秘密的百宝箱里，
保藏在笨重的、深沉的、寸步难移的保險柜里，
保險柜比尚未勘探的油井还深，
这些百宝箱放在那边，
* 这些保險柜放在那边，由无名的
看不見的、暗黑的、被剝削的、无依无靠的
蒼白的人們，把他們堆积起来。

是我，是我醒来的时候，明白到，
知道，那天清早的摩天大樓到底是什么东西，
它們恰象霧中一列列垂直的特別快車，

是我，是我醒来的时候，一面听着，一面看着。

从那边，

从那边显出了：

一大堆碰击作响的、筋疲力尽的、潮湿的、烧得乌黑的人骨，

这些骨头来自伤心惨目的矿坑，

一捆捆的甘蔗轟然倒塌，发出抗议的声音。

咖啡和烟草满地散放，

一切都蒙上了一层浓厚的石油之雾，

蒙上了一阵熾烈的石油焰火，

上下左右都是无边无际的石油潮汐。

是我，我已经醒了，正在入港，探头观望雾景，

我看到，罪恶已经化身为开了窗子的岩石，

如何在扩大，在伸张，

伸到了不可思议的高处，

看到了它直聳云端。

是我，我已经醒了，一面听着，一面看着。

从那儿，

从那儿出现了一个气息污浊和充满煤烟的呼声，

它劝人去进行处心积虑的掠夺，

它与启碇向别国岛屿驶去的轮船马达声混成一片，

轮船全副武装，往别人的天空下钻。

这个呼声和荷枪实弹的雇佣兵的喊声连在一起，

他們布滿了人家的碼頭，
布滿了长着棕櫚樹的平原，
布滿了刀斧所开辟的象胳膊和头发一样挺立的森林。
从摩天大楼上面，象流水一样流下海里，
彼此碰撞，发出响声，
出現了尼加拉瓜，
多米尼加，
海地，
渾身上下是它們海岸受到干涉而留下的血漬，
呼应着那买来的維尔京群島^①的呼叫声的，
还有古巴的咆哮，
墨西哥的，
巴拿馬的，
哥斯达黎加的，
哥伦比亚的，
波多黎各的，
玻利維亞的，
委內瑞拉的怒吼……
一切总是蒙上了一层浓厚的石油之霧，
上下左右都是无边的石油浪潮。
是我，是我在浓霧中听着，
看到了更多的东西，看到了这一切。

① 在小安的列斯群島以北，美国的殖民地。

紐約，華爾街，鮮血的銀行，
被污血所腐蝕的黃金肺臟，
這只蜘蛛用自己的爪子，
冷酷地為別國人民織出死亡的羅網。

從你的保險箱里，放出了偽裝的
口談和平、手在搶掠的大使，
丹尼爾斯、卡弗里^①等等，他們是
可靠的手槍，是受雇于你的匪幫。

自由神，你的自由神！她成了廢物，
貪財賣身，墮落為娼，她的影子，
悄然降臨到港口碼頭上，
零沽出售自己昔日的丰姿，早年的聲望。

你的恐怖外交，甚至打算
到別的星球去實行武裝干涉，
把鮮血淋漓的地區，建立在
眾星迴旋、積雨未降的天堂。

但是那些奄奄一息的民族，
他們的脈膊仍在美洲跳動，
他們在霧中用我同樣的語言向我叫喊，

① 丹尼爾斯(Daniels)與卡弗里(Caffery)，均當時美國駐拉丁美洲國家的
大使。

暗中准备着你終將崩潰的灭亡。

总有一天，你的十三道橫的条紋
和你的四十八顆白的星，
将要在一陣正义的
自由的石油烈火中焚燒精光。

拟 歌^{*}

……他們把黑人打死了。

——洛貝·台·維加

黑人，把手伸給白人吧。

白人，把手伸給黑人吧。

手牽着手，

古巴已經不屬古巴人，

它已經屬於美國人。

看見嗎，看見嗎，看見嗎？

黑人在地上俯伏爬行，

黑人在跳伦巴舞，

縱令他左跳右跳，

翻身轉腰，

看見嗎？

黑人还是在地上俯伏爬行。

* 这是仿古巴詩人紀廉的詩体而写成的。“歌”(Son)是紀廉常用的一种詩体；故称为“拟歌”(Casi Son)。

手牵着手，
古巴已經不属古巴人。

我說，这个，这个，这个……
我說，甘蔗园，
懂得十分清楚，
糖厂是靠敌人的风来榨糖的。

这是一个黑人朋友告訴你的話。
白人啊，你难道沒有看到
白人也是在地上俯伏爬行？
你眼光这么銳利，难道瞧不見？

美国佬紛紛飞来，
他們是嗜糖的梟鳥，
这些梟鳥什么都搶，
甚至棕櫚树上的空气
他們都要从我們这里搶走。

黑人，把手伸給白人吧，
伸出来吧，
伸給他吧。
白人，把手伸給黑人吧，
伸出来吧，
伸給他吧。

那个来来去去的美国佬，
黑人啊，揍他，
白人啊，揍他，
黑人和白人啊，都揍他。

手拉着手，
反对美国佬。
黑人啊，手拉着手，
白人啊，手拉着手，
黑人和白人啊，手拉着手，
手拉着手，
手拉着手。

西班牙战争的詩

1936—1938年

我是第五团的人！

明天我就要离开我的家，
离开我的耕牛和村庄。
敬礼！告诉我，你往哪里去？
“我到第五团去！”

行军靠两条腿，喝不到水，
一会儿上山，一会儿下平地。
但人人都发出光荣与胜利的呼声，
“我是第五团的人！”

保卫马德里

马德里，西班牙的心脏，
它灼热的脉搏在跳动，
如果说昨天它的血已经沸腾，
那么今天就沸腾得更热烈。
它永远不会睡着，
因为如果马德里睡着了，
在它想醒过来的那一天，
黎明就不会来和他相见。
马德里，别忘记了战争；
永远不要忘记，在前面，
敌人的眼睛
正向你投下死亡的目光。
秃鹰盘旋在你的天空，
想猛扑下来，
扑向你的红瓦屋顶，
你的街道，你勇敢的人们的头上。
马德里，永远别让人说，
别让人宣布，别让人想：
在西班牙的心脏，

鮮血已經變成了冰雪。
你永遠保存着
勇敢和智慧的泉源。
從這些泉源里，
一定會奔出巨大的洪流。
假如不幸的時刻來臨
——這樣的時刻是不會來的——
到時候願每一個廣場
都比最强的堡壘更加堅強。
人們象城堡，
他們的額頭象雉堞，
他們的手臂象巨大的城牆，
沒有誰能進入它的大門。
誰願探頭看看西班牙的心脏，
誰就到這裡來吧。
趕快！馬德里就在附近。
馬德里懂得自衛，
用指抓，用腳踢，用肘撞，
用手推，用牙咬，
仰天躺着，頑強，不屈，
堅決，在塔霍河的
碧水之濱，在納瓦爾佩拉爾，
在西古恩薩，在那裡，
無數子彈在呼嘯，妄想把
它的热血，變成冰雪。

馬德里,西班牙的心脏,
它是泥土,在里面,
如果挖掘开,有一个大洞,
又深,又大,又宏伟,
它象一个深渊,等候着……
它里面只能容下敌人的死亡。

致国际縱队

你們来自远方……但是这种距离能算什么？
既然你們的热血不分国界到处在歌唱？
不論在哪个城市，哪一条要道或哪一个村庄，
处处有死神，天天在你們面前經過。

你們来自这个或那个国家，大国或小国，
来自一个在地图上只占一小点淡顏色的国家
抱着同样的梦想，有着同样的根芽，
朴素无名的英雄，你們来时談笑自若。

你們把捍卫城市的責任一手担当，
但連看清城墙是什么顏色也来不及，
你們保卫着埋葬你們的土地，
满怀信心地在枪林弹雨中面对死亡。

留下来吧，树木这样希望，平原这样希望，
鼓舞起唯一震动海洋的感情的那些点点亮光
也是这样希望，兄弟們啊！
有了你們的名字，馬德里就更伟大，更輝煌。

致“霧”，我的狗

“霧”啊，你自己不明白，但你的耳朵說明了問題，
還有你那種傻里傻氣的天真爛漫的目光，
以及你在山頭上跳躍時留下的悠忽的痕跡，
這些跳躍活象是一堆零亂髮絲在閃閃發亮。

看這些亂闖的、無家可歸的、不聲不響的狗，
它們忽然從陣陣破碎的霧中走出，
拖着畏懼的迷途的腳步，
剛成瓦礫的家的恐怖情景還使它們發抖。

儘管那些無情的車輛急速地開走，
運載着光禿禿的棺材來來往往，
儘管孩子們象爭看節日慶祝一樣，
爭看那能殺死他們的空中戰鬥；

儘管我的伙伴已經遇害，
儘管我那最可戀的家庭，
不理解我希望它早應理解的事情，
儘管有個朋友当了逃兵把我們出賣；

“霧”，我的同伴，
虽然你无知，但我們却一起留下，
过着轟炸下的英勇的苦难生活，
我們的信心，就是快乐，快乐，和快乐。

你們並沒有倒下

你們死在太阳光下，寒冷中，雨点下，冰雪中，
在炮弹打开的大坑旁边，
或是在那經過你鮮血的渲染
而变成悠揚旋律的如茵芳草上面！

年輕人的尸体播下了种子，土地本来
长出了你們，但你們又不得不被拔出了土地，
你們又一次突然地，但又是依照自然的安排，
变成了战争所掘开的田畦中的种子。

我們听到你們在出生，你們在喘息，
你們在坚硬的复盖下重新推撞，
冲出泥土，泥土賦与你們以麦穗的形体，
在你們的麦花中嗅到了未来青春的芳香。

誰說你們已經死了：可以听到
在子弹嗖嗖作响飞馳的弹道上，
有一陣說話声，它已經是歌唱，是新生的榮耀，
跟掘墓用的鋤头鍬子远远絕緣无干。

兄弟們，活着的人們永遠忘不了你們的英名。

跟我們一起吧，跟我們的青年一起歌唱，

迎着自由的风，迎着海洋，迎着生命。

你們不是死亡，你們是新生的青春之光。

馳 騁

土地，土地，西班牙的土地，
廣闊的、荒蕪的、靜寂的平原。
飛跑吧，四蹄踢雪的馬，
人民的良駒，
跑向太陽和月亮。

飛跑吧，
飛跑吧，
一直跑到把他們埋葬在海底下！

西班牙的土地在馬蹄底下抖動，
使心臟發響，發響，發響。
飛跑吧，人民的良駒，
四蹄踢雪的馬，
汗水淋漓的馬。

飛跑吧，
飛跑吧，
一直跑到把他們埋葬在海底下！

沒有，沒有，前面什麼也沒有，
即使死神騎上了你也還是沒有。
飛跑吧，四蹄踢雪的馬，
人民的良駒，
土地全是你的啦！

飛跑吧，
飛跑吧，
一直跑到把他們埋葬在海底下！

一九三八年忠誠的西班牙的五一节

(春天大合唱)

五月一日。

歌曲，热血，鮮花。

这是劳动人民战斗的春天。

“告訴我，你五一节做些什么？”

“农妇啊，我的国家正在抗战。

我是海上的一个好兵士，

我要努力爭取使得海軍的軍旗

能迎着胜利的风越飘越起劲。”

“告訴我，你五一节做些什么？”

“我的国家正在打仗。有一堆

雨点般的枪弹，想打断它的劳动。

水兵啊，我这个乡下女人也要不怕劳累

要在庄稼的收割中立个大功。”

“告訴我，你五一節做些什么？”

“我的國家正在戰爭。各工廠
都加班加點，工作緊張。
婦女們同男子並肩努力，
要貢獻出自己奔騰的熱血做獻禮。”

“告訴我，你五一節做些什么？”

“我的國家正在殺敵。在它的天空
有外國強盜的飛鳥在掠翼飛過。
我要為共和軍的飛機立個大功，
使它的勳章在整片天空傳播。”

“告訴我，你五一節做些什么？”

“我的國家正在搏鬥。我要努力
使我這支步槍好好地說話，
使得整個西班牙英勇奮起，
重新光復我們美麗的家鄉。”

五月一日。

歌曲，熱血，鮮花。

這是勞動人民凱旋的春天。

海上的雄牛^{*}

(一張已經喪失的地图的輓詩)

(1)

你是桔園，
你是遼闊海洋上的果園。
顫動的橄欖樹和葡萄枝
是你綠色的角。

他們曾用火藥澆酒在你的身上，
你曾是頭火牛。

(2)

他們正給這頭雄牛喂
苦味的牧草，
死者身上長出的草，
黑色的胆汁
和無辜善良的士兵的鮮血。

• 西班牙地形象一張展開在海洋中的牛皮；另外，雄牛也是勇敢的西班牙的象徵。

啊，这头綠色的雄牛的食料多坏，
它本来慣于漫游自由的牧場和河流，
把海洋和天空作为牛栏，
它还嫌小！

(3)

那个在内地的士兵，
那个脸色忧郁的士兵在梦想：
如果我们胜利了，我要带她看看这桔林，
摸一摸她从未看到过的海洋，
她的心房会載滿船帆。

和平来到了；但这和平是一株
在田野里不絕流着鮮血的橄欖树。

(4)

你将会比以前更能挺角冲击，
展开你前額的田野，
使你的崗巒和山麓染紅了血，
你将会重新站起来，綠色的雄牛。

那些村庄，

会离开小路来欢迎你。

河里的人们将探出头来，
死去的手会从地下，
举出泉水的冷剑，
也就是充满欢乐和桂枝的密林。

那些牲畜，
会丢下牧人来欢迎你。

你底下的两个海也将为你歌唱，
小麦将为你筑成桥梁，
让你在上面跳跃，新的自由的雄牛，
你是你命运的主人，永远掌握一切。

那些街道，
会跑出城市来欢迎你。

胡安·巴納德羅的歌

1948—1949年

胡安·巴納德羅关于恐怖的歌

(1)

情况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没有一个真正的西班牙人
能呆在家里安然无恙。

(2)

是什么在响，亲爱的，什么又在响？
黎明总是象一声枪响，
黑夜总是象一条鎖鏈压在身上。

(3)

心啊，你就小心守候在这里。
从海上陣陣地吹来了
你侨居国外的儿子的呼息。

-
- 胡安·巴納德羅(Juan Panadero)，是詩人假想的一个民間詩人的名字，
代表詩人本人。

(4)

为什么窗玻璃在颤抖？
他们上来了吗，女儿？
是那四个死亡的黑影在行走。

(5)

睡吧，睡吧！但又有谁能够
高枕无忧地睡一大觉，
不会听到人家脚步声上楼？

(6)

我挨饿，我受冻，
我拿墓碑当卧床，
我拿身体当被褥来挡风。

(7)

我的心和我的血，
我的自由和我的骨头，
都已经被囚禁了十年岁月。

(8)

但是黑暗，黑暗
不是我的生活，它是那只
施我酷刑的无名的手腕。

(9)

他們要杀我，杀我，
为了要杀我一千次，
还想使我死了又复活。

(10)

但是死对我又算得了什么，
如果我的死亡
对你來說就是生活；

(11)

我們斗争，我們都为了西班牙，
使它不再因为走另一条路而受苦，
我們甘愿付出生命的代价。

(12)

我是人民。他們把我虐待拷打，
但是当他們拷打我的时候，
是他們本身在实行自杀。

(13)

啊，雇佣的杀人短工，
掘墓人，你們終有一天，
将被別人埋葬在坟墓中。

(14)

你們是鎖，你們是手铐，
是脚镣、鉄棍、鑰匙，
你們是瞎无天日的囚牢。

(15)

你們是少数，你們是少数豺狼，
但我們却是多数，我們占上风，
我們很快就会把你們埋葬。

(16)

你們打吧，打吧！
但总会有一天，瞧着，
你們的手打得空空如也。

(17)

沒有任何痛苦和恐怖，
沒有任何死亡，
不会变成鮮花盛开的大路。

(18)

来，亲爱的，把手給我伸来，
因为在白日的亮光中，
共和国的空气正在到处漫开。

(19)

別哭了，母亲，
你海洋彼岸的儿子
已从海上归临。

(20)

到处飘扬着旌旗，
旭日照着塔尖，
歌舞遍于大地。

(21)

胡安·巴纳德罗已成骷髅，
但他的胸口上放着一杯
港口^①的白葡萄酒。

① 指圣玛利亚港 (Puerto de Santa María)，位于西班牙南部的加迪斯 (Cádiz) 省，以产酒著名，是诗人的故乡。

胡安·巴納德羅為洛佩斯·萊
蒙多和西班牙人民要自由

(1)

從那里
越過海面而來的
除了哭泣還有什麼呢？

(2)

來到的，和正在來的，
除了血和火的聲音，
哭泣和悲悼的哀鳴，還有什麼呢？

(3)

在那兒，沒有一天，
當晨光逐退黑暗時，
沒有人在臨終而顫慄。

• 洛佩斯·萊蒙多(López Raimundo)，著名的西班牙反法西斯青年英雄。

(4)

多少痛苦和淒楚！
多少无名的烈士！
多少殘酷的枷鎖！

(5)

今天輪到了我。
到昨天，晨光熹微時，
光明會從你身上逃脫。

(6)

但我是那強悍的人民，
縱令把他的生命折殞，
他也会從死亡中再得到生命。

(7)

突然，原來我沒有臉容，
我象是一個柔順的海洋，
受着海風的吹打拂動。

(8)

但是，如果看到我突然立起，
回答人們呼喚我的名字，
那麼誰也不用惊奇。

(9)

你們知道我今天取了什麼名字？
我叫洛佩斯·萊蒙多。
世界已經知道我的姓氏。

(10)

他們想在他身上把我殺害，
他們想在他身上把我腰斬，
把我埋葬千年萬載。

(11)

但是不要忘了，這個海洋
不是一個馬上要消逝的波濤，
而是剛剛卷起的巨浪。

(12)

当海浪开始涨起，
哪个海滩上都没有拦得住的堤，
也没有能抵挡它的空气。

(13)

不要睡！快行动！快去！
因为你们跑得再快，
也快不过这一场暴风雨。

(14)

我不孤单，我们不孤单。
那些同我一起走的人对我说，
我们走在一起。

(15)

燃烧吧！不要停息！燃烧吧！
谁要是不渴望自由，
自由也就不会属于他。

胡安·巴納德羅 在西班牙戰爭中

(1)

胡安·巴納德羅在這戰爭里，
只是個无名的小卒，
一名普通的兵士。

(2)

胡安·巴納德羅是我的姓名，
象其他叫胡安或安東尼奧^①的一樣，
我們是熱血沸騰的人民。

(3)

我是西班牙的胡安，

① 胡安(Juan), 安東尼奧(Antonio) 都是西班牙男子通用的名字。

是一个面对着蒙坦雅军营^①
毫不畏惧的胡安。

(4)

我起初当一名民兵，
我的心胸迎着长风，
手握着步枪戴月披星。

(5)

三丛小树就算作战壕，
穿着一身蓝色的工人服，
弹囊里子弹不多，但勇气可高。

(6)

我们光荣的一营！
啊，瓜达拉马的山脉，
越过雷翁^②的高峻峰岭！

① 蒙坦雅军营(Cuartel de la Montaña)，西班牙战争中佛朗哥军在马德里里的一个坚固据点。

② 瓜达拉马山脉(Sierra de Guadarrama)，在马德里北方；雷翁(León)是西班牙省名。

(7)

在皮格林諾斯^①的早上。
在低洼的埃斯科里阿尔^②，
松树林里滿布着死亡。

(8)

胡安·巴納德羅，要注意，
馬德里的心脏
时刻在注視着你！

(9)

啊，第一天就牺牲的人們啊！
他們並沒有真正死亡，
他們是欢乐中摘下的花朵。

(10)

我見過那些死者躺在沙場，
他們的嘴象山雀一樣能歌善唱，
他們不瞑的眼睛向着太陽。

① 皮格林諾斯 (Peguerinos)，馬德里近郊地名。

② 埃斯科里阿尔 (Escorial)，西班牙馬德里近郊小鎮，在瓜达拉馬山麓。

(11)

这些先死的烈士永远属于西班牙，
但不是那个怀着黑暗的西班牙，
而是那拥抱着光明的西班牙。

(12)

前所未有的苦难，
前所未有的丰功伟绩，
前所未有的勇敢。

(13)

我年轻，没有多大的年龄，
但我愿将我未来的岁月，
用来歌唱英雄的生平。

(14)

整个西班牙都象一个
势不可挡地冲出母胎的婴儿，
西班牙正在冲开奔腾的浪涛海波。

(15)

我只說海洋嗎？我还要說風。
當西班牙的感情激動起來時，
我要用什麼言辭來形容？

(16)

我沒有更好的比喻，
因為把它比成雄牛既然不夠，
把它比成勇獅也太含蓄。

(17)

那是在一個夏季的月份里，
西班牙的雄牛
同卡斯蒂利亞的獅子一齊奮起。

(18)

將軍們在戰抖吃驚，
因為西班牙的雄牛
向前沖撞能致人死命。

(19)

他們躲在角落里还战抖，
因为雄牛和獅子，
总是在一起怒吼。

(20)

那是夏天一个日子。
手里高举火把的人，
很快就要来临。

胡安·巴納德羅在美洲

(1)

西班牙的胡安·巴納德羅，
失掉了自己的祖國，
不得不越過鹹味的海波。

(2)

雖然越過了海洋，
但西班牙的胡安·巴納德羅，
並沒有別離祖國，也沒有把它遺忘。

(3)

雖然有海洋在中間阻擋，
但是胡安·巴納德羅
毫不認為祖國已經滅亡。

(4)

西班牙的胡安·巴納德羅，
从茫茫大海的那一边，
就这样开始高歌。

(5)

我是海滩上的风，
我是磨面的风磨，
无论哪里都有我的行踪。
(我叫胡安·巴納德羅。)

(6)

干啊，不断地加紧干！
昨天在西班牙的土地，
今天在这里亚美利加！

(7)

我还是面对着海洋，
在开始奔波以前，
我的思潮翻腾在浪涛上。

(8)

我虽然生来是一个农民，
但是海洋吹来的气流，
吹得我磨坊的风车转动不停。

(9)

我潦倒，心灵里时刻追抚
祖国的海洋；我到了智利，
在沿海充当过渔夫。

(10)

同加里西亚人，阿斯杜里亚斯人，
瓦斯科人和桑坦德尔人在一起，
我在塔尔卡旺诺当过渔夫。

(11)

智利啊，谁能把您遗忘？
西班牙的胡安·巴纳德罗
到处都为您歌唱。

(12)

胡安·巴納德羅無論到哪多，
总有一支歌唱你的歌曲，
保存在他的心房。

(13)

仿佛昔日的征服者那样，
我到了安第斯山下，
但这一次却是和劳动者一起歌唱。

(14)

因为我，胡安·巴納德羅
和别的西班牙劳动者一样，
都干了种园艺的庄稼活。

(15)

邦巴草原^①上的庄稼汉！
在阿根廷种一块果园，
你手中就掌握了一笔财产。

① 邦巴草原(Pampa)，南美洲阿根廷西部的大片平原。

(16)

但是誰也都別自欺欺人，
胡安·巴納德羅是个好汉，
不会貪圖比索^①而失掉战斗精神。

(17)

因为我的命运是飞翔，
所以銀錢飞到西班牙去，
而我却飞到了另一处地方。

(18)

有流浪的西班牙人，
也有另一种不奔走的西班牙人，
我則是奔走的西班牙人。

(19)

我做了些什么？我画过画，
唱过歌謠，甚至当过教师，
是好的詩人，蹩脚的画家。

① 比索 (Peso)，阿根廷貨幣。

(20)

但因为我真正的志向，
是象风一样飘泊流浪，
我就把一切都丢弃在路上。

(21)

而现在我，胡安·巴纳德罗，
正在为西班牙磨着小麦，
但吹的风却来自外国。
(是外国，然而朋友。)

胡安·巴納德羅在悼念
何塞·哥麥斯·加約索
和
安東尼奧·塞奧阿內
時贊頌在西班牙抗戰中犧牲的英雄們*

(1)

我手中彈奏着吉他，
琴身不是木匣而是土牢，
西班牙正在那兒受苦刑。

(2)

牢獄的牆壁，
是用木頭築成，
誰也不能從這兒離開。

(3)

我的琴絃是鐵欄，

* 何塞·哥麥斯·加約索(José Gómez Gayoso)和安東尼奧·塞奧阿內(Antonio Seoane)二人均是西班牙戰爭中的游擊英雄。

通过一个小小的铁窗，
传出我嗓子发出的响声。

(4)

琴上调弦的栓子，
难道不就是一些锁链，
紧闭着我心灵的明光？

(5)

现在我要开始唱歌，
我的歌里带的鲜血，
比海里带的沙还多。

(6)

游击队员的鲜血！
矿工和农民的鲜血！
士兵和水手的鲜血！

(7)

整个忠诚的西班牙，
走向自由大道的
整个西班牙！

(8)

加里西亚和阿斯杜里亚斯，
列万特和阿拉貢，
还有安达魯西亚的游击隊員們！
所有各地勇敢的人們！

(9)

我現在要向倒下的人們歌頌，
他們現在雖然仍然埋在地下，
但他們已經生長在小麥中。

(10)

如果一味悲傷和痛苦，
那只能給自己的心套上更多的枷鎖！
所以我又何必哀哀啼哭？

(11)

我有一個最好的方法來志哀，
那就是把槍背上肩頭，
到山上去繼續戰鬥。

(12)

在那儿，把地面当作床铺躺卧，
把子弹当作眼泪，
坚强的心代替拭泪的手帕。

(13)

什么都不能使我气馁罢休，
因为每一个游击队的战士，
都是屹立暴风雨中的雄牛。

(14)

不必跟我多讲，
一个游击队员直到死时，
仍和雄牛一样不屈坚强。

(15)

他们伤害我，把我毒打，
甚至把我置于死地……
但他们从没能使我屈服跪下！

(16)

我愿献出一百条生命，
有多少生命就再献出多少，
不怕死神召去我的魂灵。

(17)

现在我不想把我的名字拿来宣扬，
因为我这个人的名字，
其实和别人的名字没有什么两样。

(18)

我第一个应该把谁来表彰？
对我来说，谁都不算第二个，
因为一切的钢都同样是钢。

(19)

如果说这一个很光荣，
那么另一个在谁面前也不惭愧，
如果我說哥麦斯·加約索是英雄，
就等于我同时在提到塞奥阿内。

(20)

我使劲歌唱，同志們，
伙伴們，我使劲歌唱，
虽然这是悲凄之歌，
我也不能压住喉嚨不响。

(21)

“共产党在斗争中”
总是站在最前鋒……”
在战争中这样歌唱过，
到今天人民还是这样謳歌。

(22)

縱令砍去它的胳膊，
炸破它的前胸，
抽干它的血脉……
它在斗争中还是站在最前鋒……！

(23)

哥麦斯·加約索的血，

純潔的血，勇敢的血，
安東尼奧·塞奧阿內的血，
迪埃格斯，拉蘭雅加，
洛沙，克里斯蒂諾和維亞^①的血，
血染的谷地，血染的山巒！

(24)

阿古斯汀·索羅阿^②的血！
混着鮮血的海洋！
瑪努埃拉·桑切斯^③的血……！
西班牙寶貴的血！

(25)

我不想繼續列舉
更多的血，因為我的吉他
也在泣血如雨。

① 迪埃格斯(Diéguez)、拉蘭雅加(Larrañaga)、洛沙(Roza)、克里斯蒂諾(Cristino)和維亞(Vía)，均為西班牙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者，被佛朗哥政府殺害。

② 阿古斯汀·索羅阿(Agustín Zorúa)，西班牙共產黨地下工作領導者，在1948年被殺。

③ 瑪努埃拉·桑切斯(Maunela Sánchez)，也是西班牙共產黨地下工作者。

(26)

但是，縱令它的聲音要消亡，
這個聲音也要繼續下去，
為打游擊的西班牙歌唱。

(27)

它將永遠歌唱，
也將永遠咒罵，
直到黎明的公鷄，
高啼報曉，出現朝陽。

(28)

黎明已經显现曙光，
共和國的旗幟，
正在迎風飄揚！

胡安·巴納德羅爭取和平的歌

(1)

啊，被惡魔所摧殘的
不幸的大地！告訴我，
你是否為戰爭而出生？

(2)

你兩肋的傷口還沒合上，
他們卻又吵嚷叫囂，
要更多的人遭到死亡。

(3)

和平的歌聲還未響起，
但卻已經再一次听到了
哭泣、哭泣、哭泣。

(4)

他們在哪儿？誰这样野蛮，
自己沒有心肝，
反而想挖掉你的心肝？

(5)

叫那些整天只是夢想
給你穿上尸衣的人們，
快滾出自己的保險箱。

(6)

叫那些专給人們留下无穷創伤，
以害人为生活規律的人們，
快滾出自己的保險箱。

(7)

叫那些喪心病狂的人快滾出來吧，
他們給人們製造的，
只是流血、恐怖，拷打、拷打。

(8)

叫那些隱藏在角落里的人快滾出來吧，
他們蓄意奪去母親們的孩子，
奪去他們可憐的兒女。

(9)

叫那些黑良心的剝削者快滾出來，
他們使人民的前額，
汗如雨下，流成大海。

(10)

叫他們快從地洞里爬出來，
他們蓄意把城市的石塊
變成粉末和塵埃。

(11)

叫他們從安樂的秘窟里滾出來，
他們將大地的靈魂，
正在瓜分成金銀錢財，
他們是卑鄙的戰爭罪人。
(胡安·巴納德羅這樣稱呼這批無賴。)

(12)

我在这儿。我們在这地方。
我們沒有一个个别的面貌。
但我們都居住在地球上。

(13)

你們来吧。我們沒有姓名，
但我們都可以一齐回答：
我們是人民。

(14)

我們在这地方。
你們將沒有生存的余地，
因为属于你們的只有死亡。

(15)

你們放火吧，
重新焚烧世界吧，
用火与血来止渴吧。

(16)

杀害我們吧。你們会杀害我們，
但是你們造成的死亡，
总沒有我們的生命力旺盛。

(17)

而到最后的时光，
你們的命运总逃脫不了：
杀人者自取灭亡。

(18)

战争制造家，
除了悲慘的記憶和血腥的数字，
什么也不会留下。

(19)

你們在等什么？黑暗的囚徒，
該出来了。你們将得到的，
只是你們自己的骸骨。

(20)

我們在等着你們，陰冷角落的流氓。
我們是和平的堅強戰士，
是保衛和平的高牆。

(21)

你們想打仗？我們不想。
把和平握在手里當武器，
我們將把你們埋葬。

(22)

愿和平降臨到整個世界！
愿亿万人民狂欢的心，
彼此紧紧地联接。

(23)

愿和平降臨到人人面前，
耻他們每天夜間都能安睡，
每天清早都能安靜地睜開眼。

(24)

愿和平在每个家庭中放光，
降临在大地上和天空中，
统治在宁静的海底和滔滔的海面上。

(25)

愿和平在铺开的白桌布上放出异彩，
愿和平降临到每一家人家的餐桌，
让吃饭的人们个个笑颜逐开。

(26)

和平出现在鸟群中，出现在花丛，
出现在成群的鱼中，在农民亲手
开拓的道道田畦中。

(27)

和平在黎明中，在睡梦中，
在大人的爱情中，
在小孩的幻想中。

(28)

永久的和平，真正的和平。
和平要随黎明升起，
但却不会随夜晚而消失于无形。

(29)

和平，和平，和平！明丽的和平。
和谐的生活
在幸福的大地上大放光明。

(30)

胡安·巴纳德罗在高呼，
和平的胡安，不要战争的胡安，
只是整个世界上的一个普通人民。

今天的标记

1945—1956年

人民的雄牛正归来

人们以为那只雄牛^①已经
折断了角，后颈已经刺透^②，
甚至当它在惨叫的时候，
顺着风也听不到它的声音；
人们以为它隐藏在心里的痛苦，
也就说明了它的末日已近；
它昔日的雄威已经丧尽，
最后一下把它杀死^③的时机已经成熟；
它的怒火已经熄灭，变成驯良……

但是，忽然间，这一天却来临……

发生了什么事，发生了什么事？
怎样了，是不是它在早上
又鼓起了向前冲击^④的强劲，

① 这里所说的雄牛，指西班牙斗牛中所用的雄牛；象征西班牙人民。

② 在斗牛的过程中，斗牛士在牛后颈上刺入两支铁尖的木杆，上带小旗，名为“刺旗”，以消耗牛的力气。

③ 雄牛受到了多次的打击，奄奄一息，此时斗牛士就用剑一下子把牛刺死。

④ 向前冲击，是斗牛时牛每一次低下头来用角向斗牛士进攻的动作。

它强悍的热血是否又觉醒过来了？
人民的雄牛在爬起来，
西班牙的雄牛在抬头。
它飢餓着在大街上一跃而起，
怒火冲天地耸起，跳跃。
它是一陣美丽的旋风，
是閃光与火焰的狂渦。
雄牛在活着，雄牛在归来。
没有什么围圈，没有什么斗牛場，
没有什么柵栏^①，能把它挡住，
沒有刀剑能止住它前进。
田野上耕作的瘦牛，
工厂里金属做的牛，
矿井里煤做的牛，
山上来的雪白的牛，
海浪一般瞎眼乱冲的牛，海滩上
白蓝相間的雄牛，
西班牙的雄牛在归来。
它的围圈已經是整个西班牙，
它怒火万丈，它的火石
敲出永不熄灭的火花，
它有什么东西燃不着，
有什么暗影能經得住它的利剑？

① 围圈(Ruedo)，是斗牛場(Plaza)內四周观众席当中的圓形广场，围以柵栏(Barreras)，斗牛即在其中进行。

它昨天在巴塞罗纳跳跃，
它昨天在马德里跳跃，
明天它在塞维尔也会这样做，
明天它在阿斯杜里亚斯也会这样做。
它无论到什么地方，
都会连死人也一起唤起来。
它经过哪里都留下火种，
它的冲击就象一颗子弹。
不会再有可恶的人来斗它，
不会再有长矛，不会再有复巾^①，
不会再有刺旗来制服它，
不会再有利剑
把它刺倒在地上，不会再有
驢子来把它拖走^②。什么也不会再有了！
有的只是它热力奋发奔放，
还有西班牙山岭上的新曙光！

① 长矛(Pica)，是马上斗牛士(Picador)用来刺牛的武器，复巾(Capa)是斗牛士用来激怒雄牛的斗篷状布片。

② 牛被杀死后，通常用几只驢子把它在地上拖走。

一朵热情之花 献给多洛列斯·伊巴露丽

——祝她的六十寿辰

誰不瞧着她？她出身矿工，
来自坎塔布里亚人民的肺腑，
她是这样的美丽而又魁梧，
好象一身结合了西班牙的大地与天空。

誰不听着她？她嘹亮的声音，
从平原一直升到最高的山峰，
人們彼此更加亲如手足弟兄，
群众有了更加崇高可贵的心。

誰不跟着她？从沒有一面旗帜
给了风以这样大的热情，
也从沒有一个更加伟大的心灵，
伴随着一致的思想而烧得火热。

• 多洛列斯·伊巴露丽(Dolores Ibárruri)，西班牙人民领袖，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

誰不敬愛她？她雖不是同胞姊妹，
不是情人，也不是愛妻，
但她勝過這一切；她就是工人階級，
黎明太陽的母親。

她是我們復興的指南，
是我們可靠的救星，
熱情之花，新的黎明，
就是我們的共產黨！

歌

歌唱着
让我们创造新人。

歌唱着
创造西班牙的新人。

歌唱着
创造全世界的新人。

今天晚上我流亡异乡，
在星星之夜孤单地歌唱。

但是世界上任何一个人，
只要歌唱着就决不会孤单。

树干有树叶陪伴，
如果寂然不动就不是树。

飞鸟有风和云陪伴，

如果哑然不鸣就不是鸟。

海洋有浪涛陪伴，
它那快乐的歌又有船舶来伴随。

火有焰舌陪伴，
火高的时候还有影子伴着它。

在大地上没有什么孤单的，
让我们歌唱着创造新人吧。

給被出賣的西班牙

他們會說，他們並沒有
為了十分錢美金把你賣掉，
他們會說，他們並沒有
為了十分錢美金把你鎖起來，
拿到市集上兜售。

你的多么美麗的海洋身軀，
你的多么嫵媚的大地顏容，
你的多么動人的天空前額，
這些都在市場上出賣了，
賣的價錢多么低賤！

十分錢美金的代價，
縱令你是世界上最末一個奴隸，
這價錢也未免太低賤，
未免太低賤！

詛咒你的顧客們受詛咒吧，
詛咒你的賤骨頭們受詛咒吧，

詛賣你的混蛋們受詛咒吧。

西班牙被出賣了，但是
這批人別忘記了，別忘記了
死人是沒有人肯買的，
連最後一口氣也斷了的人，
是誰也不會出錢買的。

你雖然被捆住了，但仍然活着，
你的氣息高傲而有力，
你倔強的氣息說明了你要報仇雪恨。

別忘記了！要懂得這個！

致外国基地加迪斯*

加迪斯，我对你的期望，
正就是你对我的期望。

你十分靠近直布罗陀，
但今天却更加靠近紐約。
告訴我，你要用哪種語言講話？
用怎樣的鞋跟蹴地面？
用怎樣的歌聲來表示愛衷？

是誰來窺伺你的港灣？
是誰來玷污你的鹽田？
是誰來辱罵你的水手，
還有你那些透亮的船帆？

把你的和氣變成一個凶暴的海洋吧，
把你的微笑變成一陣所向披靡的暴風吧，
讓美國佬知道：

* 加迪斯(Cádiz)，西班牙南部港口，現被美國占為軍事基地。

加迪斯也能在死亡之舞中

举起手来显英雄。

加迪斯，我对你的期望，

正就是你对我的期望。

从未到过格拉那达的人

——献给费特列戈·迦尔西亚·洛尔伽*

多么遥远啊，隔着海洋、田野和山岗；
我斑白的头上，已经照着异乡的阳光；
我从未到过格拉那达。

我已经白发苍苍，虚度岁月无数，
我想要找到那些古老的、被遗忘了的道路，
我从未见过格拉那达。

把一条晶亮的绿树枝递到我手里，
再给我一条短短的缰绳，快马加鞭；
我从未进入格拉那达。

是怎样的敌人占据着它的卫城？
是谁窒息着它空气中自由明朗的回声？

-
- * 费特列戈·迦尔西亚·洛尔伽(Federico García Lorca, 1898—1936年)，西班牙革命诗人，被佛朗哥政府在格拉那达杀害。格拉那达是西班牙一个同名省份的省会，风景美丽，建筑古雅。西班牙有句古谚说：“谁没有见过格拉那达，谁就什么也没见过”。这首诗含蓄地引用了这句古谚。

我从未去过格拉那达。

是誰今天囚禁着它的花园，
鎖閉它流着水的噴泉？
我从未見過格拉那达。

从未到过格拉那达的人們都过来吧，
那边流了血，血在召唤着我呀；
我从未进入格拉那达。

那边一位最优秀的兄弟流了鮮血，
血洒在长春树下，水流出了庭院；
我从未到过格拉那达。

最优秀的兄弟在长春树下鮮血斑斑，
血流在达罗河上，血流在赫尼尔河上^①；
我从未見過格拉那达。

尖塔高聳天空，气概叱咤风云，
越过山岭，越过海洋和田野，一齐来吧；
我要走进格拉那达。

① 达罗河 (Darro) 和赫尼尔河 (Genil) 的汇合点，就是格拉那达城的所在地。

回忆安东尼奥·馬却杜^{*}

你来了，河流的父亲，今天这时候，
我在这种活跃而又响亮的孤单中间，
眼前面对着另外一些流向大海的河流，
听到了你昨天和今天的語言。

你的語言还在燃烧，发出光芒，
你埋在法兰西地下的骨头还未变成灰烬，
你安然无恙的亮光和心还在歌唱，
而这支爱歌仍然照耀着我們的心。

这是爱歌，是一场战争，反对遗忘和詭詐，
它要对背信弃义的人决一死战，
还要反对一些这样的人，他們以为
一觉醒来就可以看到海洋戴上黎明的花环。

你双目炯炯地对着我們歌唱，
你瞧着祖国坍毁的城垣，

• 安东尼奥·馬却杜 (Antonio Machado, 1875—1939年)，西班牙著名詩人，曾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失败后流亡法国，忧愤而死。

就在你曾經夢想生活的地方，
遍地的死尸使人看了心傷。

象昨天一樣，現在又有新的侵略者，
踐踏你曾居住過的神聖的故鄉，
還有你的牧人也流浪在田野，
象是在異國的土地上逃亡。

島嶼，港口，防風的海灣，
水深而優美無比的海口碼頭，
深深的水源，地下的礦藏，
還有那些你所喜愛的道路。

今天，所有這些都成了軍用公路，
礦藏和海港都為製造和運送子彈而奔忙，
你的橄欖林中的鴿子在掙扎殼簾，
因為它的翅膀上受了致命的創傷。

誰能忘掉这么多的罪行？
哪一顆心能忘掉这么多的苦難？
你雖然倒下躺在地上呻吟，
但你的聲音却一直達到天上。

願風替你說話，願你的語言，
武裝我們沉睡了多年的臂膀，

鼓舞我們去奮勇不顧艱險，
重新奪回失去的樂園——我們的故鄉。

回到西班牙的海岸前

——在“佛罗里达号”輪船上

美丽的母亲，你往日多么欢欣，現在多么悲伤，
今早上你让我看到了你滿是皺紋的脸，
虽然我和你已經离別了这么久，
但今早我經過你面前却不能和你拥抱。
你从地中海之夜的繁星中出現，
在漫天迷霧中蹙着眉头；
你强壮，但是被綁着；你伟大，但是心伤。
可以看到在格拉那达的高山上，
盖着你白雪般的头发，山上永远染上了
你曾在搖籃中撫养过的人的純洁鮮血，
他曾經歌頌过你的幸福^①；唉，山岭啊！
我愿目不轉睛地看着你，
母亲啊，我一刻也不愿意你离开我的心，
只要你依然抬头远远向我遙望。
我在緩浪輕微動蕩的船上，
坚定地守护着你，看顧着你，母亲啊，
这个載着我駛过的甲板，

① 指迦尔西亚·洛尔伽在格拉那达被害的事件。

又要再一次把我带到远离你的爱抚的地方。
这是我的海洋，我童年时梦中的沙滩，
这儿有海豚和海鸥。
你的隐伏的村庄，冒出了
你沿海的优美的地壳，
它们的前额显现出石灰的白色，
里面充满了英雄的伤痕和影子。
欢乐曾随着惧怕从这儿跑过。
沿着你那浸入了海水泡沫中的
漫长而险峻的腰身，
从馬拉加到亚尔美利亚的骷髏地，
残酷的罪行还没有受到惩罚。
啊！耻辱啊！
我多么愿意你看到我今天高兴地经过这里，
就象我不久以前
在你怀抱里一样。
作为一个学生或一个士兵，
我是你人民的声音，
是歌曲，热情地、自由地歌颂你的
血迹斑斑的、綠色的、高高的、颤抖的冠冕。
向我說“別了”吧，母亲，就象我向你說那样，
我几乎向你說不出“別了”，因为現在
我又将到孤独的海洋上，孤独的天空下，
我可以重新生活，假如有你的吩咐；
我也可以死，如果你需要我这样。

回到始終不渝的詩中

啊！美丽、有力而又溫柔的詩啊，
你是我唯一最后总要归来的海洋！
你怎么能离开我呢？我为什么有眼无珠，
竟然曾經出現过把你离弃的念头？

你是我剩下的一切，从我出生起，
我对一切还不懂得的时候，我就有了你，
在幸福或不幸的时候，你都忠实于我，
在和平的时候，我携着你的手，
在流血和战争的阴沉的雷鸣中，
我也携着你的手。

我曾睡在树叶上，我曾在
河边綠色的沙滩上游戏，
我爬到塔上去看风向針，
还曾駕着雪橇滑向雪白的月亮。
都是你的无形的翅膀，
都是它拨起的輕风帶領着我。

是誰用自己的目光触到了五色？
是誰把自己的气息传到字里行间？
又是誰在爱情中射出自己的箭，
发出一陣泉水和鴿子的响声？

后来，是恐怖、惊駭的生活，
是热血青年在战斗中前仆后继的牺牲。
告訴我，英雄們怎么能缺少了你呢？
他們临死的时候，怎么能缺少了
你加在他們头上的一陣閃电似的霞光？

啊，我真正的姊妹！啊，伴侶！
你同我一起被流放在异国，
你同我一起受打击或是受贊揚，
你同我一起被迫害。
当我犹豫的时候，你使我坚定信心，
当我坚定的时候，你鼓舞我，使我欢欣，
当必要去恨的时候，你是我的好武器，
当我忧郁的时候，你还使我幸福！

在我今后的日子里，無論是欢乐或受苦，
我有什么希望不是寄托在你的身上？
告訴我，为了使我得救，使我升高，使我榮耀，
我又有什么东西沒有从你那儿得到过？
也許他們把我杀掉，那么你将是我的生命，

我将永生，因为你不会同我一起死掉，
因为我是为了你而存在，我是音乐，
是快的节奏，慢的韵律，舳板上的清风，
是海上的声母，是民间秋蝉的那种
反复用惯了的声音。

为了你，我成了你的化身，我将是
你在以往和今后一切的一切。

罪行的嘴臉

有一天我曾在高空中看到你，
美丽的古老的危地馬拉，
曾在高空中看到你。

今天我要更靠近地看你，
在我的心里，
在我的血中。

是什么新的罪行又烧起？
唉！

是什么新的罪行的嘴臉
在天空中秘密地烧起？

秘密的嗎？不！是公开的赤裸的。

因为没有面紗把它遮掩，

沒有影子把它隱藏，

沒有羞耻之心把它复盖。

这张鮮血淋漓的卑污的
嘴臉。

从嘴里和眼里流出的

只是血，

火和血。

罪恶的侵略的嘴脸，

变换无常的无情的嘴脸，

誰不認識你昨天的名字？

难道还有誰不晓得？

你今天到哪儿去露面？

到哪儿？嗯？

你用尖牙去咬誰？

去咬誰？嗯？

天真可爱的儿童們，

已不再射出天真可爱的目光；

你走到那儿，就把那儿大地上的

一切天真可爱的东西烧成灰烬；

孩子、花朵、爱情、星星和飞禽。

善良的人們，

已不再射出善良的目光；

你走到那儿，就把那儿

人們所有的一切美丽伟大的东西

无情地毁灭；

和平、欢乐、梦想

和勤劳的心。

慈爱的母亲們，
已不再射出慈爱的目光；
你走到那儿，就把那儿的
母亲們平靜而深深的
田畦里长出的
一切慈爱的东西，
連根拔掉。

罪恶的侵略的嘴脸，
善变的冷酷的嘴脸，
今天誰不知道你的名字？
誰不知道？

危地馬拉的男入、女人和小孩，
他們都知道你的名字。
他們的甜甜的水果，
他們的玉米田，
他們的甘美的土地和他們的
火山灼热的內脏，都知道你的名字。

可爱的古老的危地馬拉，
你是两个海之間的双刃刀，
新的罪恶的嘴脸
侵略了你。唉！

在你的背盾侵略了你，
唉！
无情地张开你的弓吧，
顽强的空中神箭手。
大卫，小小的牧人，
打倒了最大的山岭^①。
你啊，克查尔鸟^②，美洲的大卫，
你将是最高最伟大的战士。

① 大卫 (David)，《圣经》上以色列国的创始者，曾击败巨人歌利亚；此处山岭即指巨人。

● 克查尔鸟 (Quetzal)，危地马拉的一种鸟，被捕后即死去，因作为自由的象征，绘在危地马拉的国徽上。

在自由和平中

1955—1956年

一个重到华沙的西班牙人的歌

华沙，华沙！你醒来吧，我又回到你的身边，
穿上你的新装出来迎接我吧。

出来迎接我吧，出来吧，我亲爱的女友，
不只是女友，是姐妹，我亲爱的姐妹。

你那破损而坚强的肩头在哪儿？
你那哭泣的倾泻的河流在哪儿？

你的伤痕在哪儿？你的死亡在哪儿？
华沙，华沙！我回来了。出来看我吧！

多么好啊！你容光焕发，穿着新装！
你又挺着壮健的身躯，站了起来！

是谁曾经想把你淹没在你自己的血泊里？
是谁曾经想从你的胸膛里挖出你的心？

华沙，你的敌人倒在什么地方？

今天飄揚在空中的只有你的霓裳。

你穿上了新裝，花一般的丰韻，
你光榮的和平，你的愛，你的微笑。

華沙，華沙！離我的西班牙多遠啊！
別了，我走了……雖然我的心還沒走。

一支石竹花献給密茨凱維支

从远方，从那迢迢的远方，
有时候更靠近太阳和星星，
展翼飞过了三大洲
——城市，人群，森林，野兽，
河流，鮮血，和海洋，
我們到这里来，是为了向你表示爱戴，
从你那儿知道我們所不知道的事情，
从你人民的眼里看到你的风貌，
从他們的話語，
从他們血液的深沉而清新的跳动中，
听到你的呼声。

你对于我們是什么？
对于我这个象你一样的流浪詩人來說，
你是什么？不是別的，是歌曲，
它一唱起来，就从低沉的声調，
变成怒吼的巨流，
变成可怕的法庭，或者
突然变成了柔和的拥抱，

由于流出了快乐、兴奋、自由的眼泪而颤抖。

我愿仿效你那么雄伟的榜样，

今天向你献上一支真正的西班牙石竹花：

石竹花，不仅是石竹花，

今天是脖子上拴住绳索的

整个民族。

不是挺在花梗上的石竹花，

而是挨飢受餓、被掠奪的

木杆上倒懸的石竹花。

如果你看見它，

你會呼號，你會哭泣，

你會跟我一起，

重新戰鬥。

它雖然生長在你的土地上，

但你的地是全世界的地，

你的天是全宇宙的天。

你來看一個不願死去的民族，

它現在怎樣走向死亡，

而它又多么不願死去。

監獄，槍斃，

沒有面包，
有的只是藏風的洞穴。

和平的田野，為了戰爭，
被無情地霸占。
破舊的犁頭藏到了暗處。

在廣場和港口，
屹立着軍事要塞，
和充當未來尸首的人群。

啊，被蹂躪的家鄉，
啊，我的祖國，猶如你昨天的祖國，
一言不發地，被人捆綁！

可恨的外國侵略者！
要指出他的名字嗎？那就是
罪惡再加上金錢。

啊，西班牙的石竹花，
啊，被死神走狗買來賣去的
茁壯的石竹花！

詩人啊，期待固然漫長，
但是我，象你一樣，
夢想着春天的光降。

这是純良的人民……

——波兰

这是純良的人民，
他們用五色繽紛的紙張，
剪成各式各樣的鳥語花香，
虔誠地向上帝祈禱咏吟。

他們把最精巧的畫筆揮動，
畫出居室里種種傢俱桌椅，
他們全是愛情，全是烈火，
全是釀造清蜜的藍色的蜜蜂。

他們在天空中飛翔，
透過五彩光亮的絲綢堆，
彎曲着自己的手臂和大腿，
註它們從天空垂下來飄揚。

他們在一天的早上，
突然受到了異族的奴役，
他們被德國法西斯

无情地釘在十字架。

他們猛力地抖动身体，
从断壁殘垣中甦生挺聳，
今天他們生活在自由和平当中，
用双肩把新的生活担負。

羅馬尼亞的黎明

人民啊，你哭過，受過苦，
你啃過地上的泥土，
也咬過統治你的人們。

今天你強大興盛起來了。

你那天那些哀傷的簫笛管簫，
今天已不在草原上
失望地茫然地哭泣呻吟。

愛情又重新在歌唱，
拖拉機在你的田野上，
把舊犁送進了屋角。

今天你強大興盛起來了。

一切都燦爛得奪目耀眼，
羅馬尼亞明媚的春天
已經來到了人間。

布 拉 格

我到你这里来，并不是企图
赞美那使你若隐若现的浓雾，
也不是为了赞美那冰霜，
它把你在水晶宝匣里珍藏。

也不是为了看看，你最精细的塔尖
是如何高耸屹立，钉入苍天，
也不是为了看看，你的白雪茫茫
是否真象轻纱盖在伏尔塔瓦河的桥上。

我是个被流放的人，我来自远方，
我到这里来，只不过是去看看
从你瑰丽的过去年代，
如何成长出了茁壮的现在。

我在这里大声疾呼……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我在这里大声疾呼：不要再有战争！
听我说，你们这些废墟的怪影魂魄，
还有你这股闪闪的地下鬼火，
还在烧烤着大地的底层。

听我说，你这些
被摧残得体无完肤的建筑，
你这个疯狂的国都，
你这个迷梦不醒之夜。

我在这里大声疾呼：和平！
我双颊流满了泪珠，
站着要和平！跪着也要为和平祝福！
要永恒的和平，永不再动刀兵！

没有别的话好说，没有别的声音，
双手中間再也沒有别的抖动。
只要和平！和平，我的弟兄！

爱情与和平是我们的生活必需品！

古老的德国，破碎支离，遍体鳞伤，

你的国土四分五裂，变成了别人的囚徒，

但和平将会象一位天使降临给你祝福，

叫你统一起来迎接新生的太阳。

重返苏联

我好多年沒有看見你了，
我本应隨身帶來給你
我那些直到今天还被禁止
帶出來的禮物。

为了装扮你那美丽的前額，
我会有什么不愿帶來的？

加迪斯海湾的一个蓝色浪涛，
塞維尔的一支石竹花，
格拉那达的一株桃金娘，
还有卡斯蒂利亚天空下的一株麦穗。

为了装扮你那英勇的前額，
我会有什么不愿帶來的？
为了衬托你那美丽的胸襟，
我会有什么不愿帶來的？

在瓜达尔基維河畔长着的

顏色灰白的檸檬樹叢，
科尔多瓦的橄欖樹林，
還有那杜埃羅河畔隨風搖擺的白楊。

為了襯托你那英勇豪邁的胸懷，
我會有什麼不願帶來的？
為了裝扮你那美麗的嗓子，
我會有什麼不願帶來的？

盛開在瓜達拉馬山上的
一個雪花編成的花環，
還有馬德里的心脏，
坎塔布里海里的一條鮮魚，
比利牛斯山上的花朵，
還有地中海上光彩奪目的陽光。

為了裝扮你那英勇豪邁的嗓子，
我會有什麼不願帶來的？

要是今天我能够帶來，
我會有什麼不願送給你？

整個西班牙，
西班牙全體人民
熱血中沸騰着的全部愛情。

中国在微笑

1957年

布宜諾斯艾里斯——北京

布宜諾斯艾里斯，
我們又要飛翔在你的上空，
在愛賽依薩，
朋友的手帕
和我們的手帕在微風中飄動。

阿依娜，
瑪麗亞·黛萊莎，
和拉法埃爾，
都要訪問中國，
他們乘的是
瓷白的銀燕？
還是紙糊的蝴蝶？

這架王家維京號飛機

嘶的一聲起飛了。

它恰似一面大旗
在雲中飄揚。
阿根廷看不見了，

蒙得維的亞。

再后来，
象一顆粉碎的星星，
那是东方的尖頂，
岡且哥利尔的柏树。
加亚尔达，
我的海滨避暑的家
(我不看它，为了不註眼泪落下)，
我們已飛在巴西的上空啦。

在里約，
波尔蒂納利沒来看我。
我爱这位杰出的画家，
胜过爱我的亲兄弟
(起飞时，我要給他拍一个电报)。
天气很热。
我們已經飛翔在大密林之上，
取道累西腓，
要在黎明的时光，
跳越大海洋。

从碧空中我向它握手，
到达喀尔前我不再伸手。

达喀尔，淫秽的灿烂的城市，

它的高处有清凉的气流，

而地上却既潮又热。

黑人，

受委曲的美人，

在地面上

过着牛马般的

殖民地的生活。

在一个机翼的上方，

升起半个月亮。天空红堂堂，

海洋紫茫茫，

太阳

象一只眼睛，就要闭上。

在机仓中，

讲英语，

德语，

瑞典语，西班牙和葡萄牙语，

在天空中交谈不多，

我只懂得安达鲁西亚语还有几句法语。

我猜想我们已在西班牙的前方，

我在找里斯本

那个匪首的警察

經常滿布的可悲的蜘蛛网。

夜間，我飛在西班牙的上空。

西班牙在黑暗中，

它在沉睡，但是也有燈光。

一股有力的呼吸升到我这被俘者的身旁，

它給我帶來了西班牙的燭光。

在丛山

与优美的白雪复盖的瑞士森林中，

猛然惊醒。

在天鵝的噪声中，

从风中降下。

阿塞·艾来拉·貝旦兰，

我最亲爱的周游世界的詩人，

同領事館的两个中国人

在等我。

在伯尔尼，在大使館里，

已可聞到

毛泽东中国的

花香。

老孙，青年詩人，問我們：

西班牙发生什么事情？
老陈替他翻譯，
他的語言象青竹瑟瑟作声。
老孙記下我的答問。
这时，我看到牆壁上，
有一幅齐白石的学生的画，
那是一束紅黃相間的花，
怒放的花朵袒露出花蕊。
一只松鼠，
在花束的頂端。

还有多么惊奇的事在等待着我們！
再見，老孙！再見，老陈！
礼仪之花。
走过瑞士的綠雪，
向苏黎世进发，火車把我們乘駕。

晚安。
又是一天过去了。

下雨了。
雨水
冲洗积雪。

我們沒能飞向摩尔达瓦。

下霧。我买了份法国的报纸，
《法兰西晚报》，
谈论新剧
《抗拒》和
我的《爱情和老太婆的寓言》
在巴黎得到很大成功。
好，感谢
克尔哈夫人
和长着大胡子的
安德列·兰依巴，
他们为我的作品给了令人难以相信的帮助！

一切都使我容光焕发，
但是雾却越来越浓，
弥漫了所有的景物。
飞往布拉格的飞机，
直到早上八点钟才起飞。

在苏黎世
又看到下雨。
晚安，阿依娜，
严厉的爸爸
明天一早要叫你。

白白等了一天的時間，

終于起飛了。

“左邊可以看慕尼黑。”但是一點也看不見。

霧比昨天還頑固，

一直伸張着它的大幕。

我們的飛機降落了，

漆黑，

不准吸煙，

我們象天使一樣

從高空降到布拉格。

今天，當天的兩點鐘，

繼續

在冰冷的空氣和上帝的天空中，

飛向莫斯科，

而最後

我們要乘

圖104，

只要九個小時就到北京。

再見，莫斯科，我還要回來看你。

白糖一般的雪花

迎風紛飛。

雄偉精緻的圖104靜候在雪地上，

这条飞鱼，这支鱼雷，要向中国
跃进，不朽的跃进。

我们飞翔，高过天使，
西伯利亚的星星迎着我们歌唱。
在嘶哑的钟声里，
在玄妙的天空里，
这支火箭快速前进。

图104缩短了时间，
在云中我饮茶，
莫斯科女郎给我泡的茶。
太阳冲开了黑雾，
皑皑白雪
盖遍大地。

黄昏已开始降临，
在犹如红花编织的圆晕间，
在马达声中，可以听见，
起来，全世界的罪人！
维也纳，密茨凯维奇童年居住的地方，
他是位杰出的才学深邃的诗人，
为他光荣的战斗，
我在这雪地上干第一杯伏特卡。

半个小时以内
就会看到克里姆林的星星，
也听到列宁的心声，它在每个黎明都跳动。

这儿是莫斯科，
无产阶级世界的首都，
无畏世界的首都，
它正跨入“英特耐雄纳尔”。

爱伦堡在他的别墅里，
他是个很好的人，同时比金鸡纳霜还坏，
喜欢对付
所有的坏物。
他窗外的树林里
是零下二十度，
而房内有热带的植物，
暖房的
花卉。

波列伏依
对我画家们的有趣的故事，
他象士兵一样地笑，
日日夜夜，
为今天的太阳还没解冻的艺术而战斗。

再見，堅強的弟兄們，
新型的心！
那荒淫的世界，
只能把他們的妄想寄托在你們的死亡上。
時代的進程加速了，
在這邊，夜刚开始，
最潔白而寒冷的
曙光，
已在另一邊升起。

我們是高空中的英雄。
圖104在萬米高空，
吹着口哨作它藍色的旅行，平穩不動，
好像已經成了一顆不動的星，
永不殞落。

但是最优秀的天使都是風的奴隸。

北京有暴風雪，
在機場上空，
冰結得很硬。
征服天公的圖104
終於也要閉上它的星道。

因此，我們沒能在北京降落，

而是在
寬广平坦的比艾拉田野。

現在我們的发动机开动的
飞馬，
是一架可怜的飞机，
象一匹驢子一样，
一步步地飞行。

在伊尔庫次克度长夜，
等待天明再出发。
烏兰巴托，
在蒙古更是寒冷。

成吉思汗，
睡意很浓，
時間过得很慢，风景单調。
焦急地要到达
旅行的
終点——
北京。

北京！北京！大气絢丽。
一切都好象
太阳已經註中国的微笑
显露在它的旗帜的唇上。

中国在微笑

中国在微笑……多么动人，
多么珍贵的微笑！

黎明在微笑……太阳
是永远的微笑。

河水在微笑……田野
是永远的微笑。

和风在微笑……月亮
是永远的微笑。

孩子在微笑……星星
是永远的微笑。

妇女在微笑……男子
是永远的微笑。

中国在微笑……世界

是永远的微笑。

一朵新鲜的花朵

已在中国的花园里开放。

中 国

从前我只是模糊地認識你，
看見你的画家們拿起神妙的画笔，
蘸着五顏六色的水彩，
把你画上纖薄的宣紙，或是閃亮的素絹。
我所認識的你，
就象一片如茵的芳草，一个百花盛开的亭園，
在龙飞凤舞的字里行間輕輕顫動。

你在我心目中一向美丽如画。你的詩人們，
無論是高僧、朝臣或是儒將，
每天清晨都給你添上灿烂的光芒，
在我眼前揭示出你神秘的城市，
并且让我在腊梅和霜雪輝映中
欣賞你那象細瓷一样纖巧的姿影。

我設想你是一个壁垣环繞的天堂，
在一片歌声的湖中蕩漾的爱的牢籠，
在你碧綠蔚藍的琉璃瓦上，
那些金龙身上的鱗甲閃閃發光。

我設想你是一片长着庄稼的宁靜的田野，
是一片园圃，滿是鮮嫩美好的菜蔬，
又是那些香甜蜜桔的女王，
微笑在阳光灿烂的果树上。

从前你在我看来就是这个模样，
那时船只和海波刚出现在我的詩行，
我听到了所有的汽笛的哀号，
也听到了风浪中海螺的呼嘯。

后来，终于到了那一天，
我知道了那些可恶的軍閥們的勾当，
也知道了你虽然象我所想象的那样，
但大地上却到处有渴望土地的飢餓者在彷徨。

我听说，在这么丰富的果园和稻田里，
在这么多看得见和看不見的富源里，
你的农民們曾大批大批地死去，
你的工人們曾血流成渠。

我听说，內部的猛虎和外来的豺狼，
曾殘酷无情地把你掠夺得精光，
你那可怜的一点点結实的血肉，被串起来
出卖到外国人的刀俎上。

当时我曾为你担忧，在我的梦幻中为你奔走，
我的斗争也是为了你的新生，
愿你灿烂迷人的春天早日来临，
好让我一觉醒来在你欢乐的花园里看到黎明。

住 昔

雄伟的宫殿，
巍峨的庙宇，
地上的平民，
却显得渺小。

帝皇贵胄们，
紧紧靠天堂，
地上的人间，
人民遭苦难。

金龙生活在
黄金的天堂，
地上的平民，
悲惨又凄凉。

今 日

宫殿依然雄伟，
庙宇依然巍峨，
而地上却更为高尙，

今天的人民高过一切。

依然是那些帝王，
靠天而都死亡，
而地上却更为高尚，
今天的人民高过一切。

金龙依然在
幸福的天堂，
而地上却更为高尚，
今天的人民高过一切。

百花齐放

这是百花齐放的时代，
愿诗人自由地
毫无顾虑和障碍，
从心田的深底
把最隐秘的花也开放出来。

这是百花齐放的时代。

这是百花齐放的时代，
愿万紫千红的色彩，
都组成一个个的花环彼此并排，
引吭高歌在花园内外；
茉莉花映出自己的白皚，
石竹花放出鲜红的异彩。

这是百花齐放的时代。

这是百花齐放的时代，
从所有各个水泉流出的歌声，

流經最美好的溪澗的胸怀，
汇成一条雄伟的洪流激泻奔騰，
組成一篇乐章，和諧而又丰富多彩。

这是百花齐放的时代。

向齐白石致敬

我向你致敬，画家，
出神入化的老丈，
色彩的巨匠。
我吻你那象牙之手，
它象一朵鲜花，
又使得这么多的鲜花为绘画而开放。

有了你，所有的白纸上都出现，
光彩夺目的花园，有了你，
到处都发出中国墨汁潺潺细流的水声，
水清得看见鱼，水上长满了蘆葦。

有了你，馥郁的玫瑰
就呼吸得更畅快，开放得更鲜艳，
蝴蝶就翩翩飞舞得更加优美，
水果就生长得更加香甜。

画家，春天在你身上，
并不是徒劳地重复了它一百次的歌唱。

你的画笔在今天仿佛象一支翠竹，
在微风中吹得瑟瑟作响。

愿鸟儿、花瓣象凉亭一样，
摇曳着的嫩枝、白雪，
乡间的太阳和月亮，
最勤劳的蜜蜂，都一齐归向你身上。

画家，你的绘画是登峰造极的和平花园，
愿你在这个花园里跟你的人民一起梦想，
你的人民正在和平当中成长，
正如你的花园中最美好的树木一样。

京 剧

啊，花团锦簇闪电似地发亮，
整个的花园好象拖着轻盈的彩带，
悠然直登七重天外，
春天的蔚蓝色的天空，
月亮、众星，
好象都忽然倾注下来，
倾注在羽毛如赤焰的鸟儿身上！

啊，烈火好象在狂舞，
同使人目眩的刀光剑影混成一体！
火花、灿烂的亮光，
閃爍的夜露，
黄色的江河在奔放，
碧綠的、玫瑰色的微风在蕩漾，
紫色的、轻盈的清风在吹拂，
一下子升起，一下子又下降，
分成了一道道明亮的气流！

啊，烈火似的重重人影；

在空間写出了最流利的字体，
画出了瞬息万变的几何图形，
猛虎、金龙、彩旗，
呼呼作响的刀枪，
全都象是一陣陣的霞光，
象是旋轉不息的战火和彗星！

啊，一层綉了花的太阳光照耀着海面，
貝壳、珍珠，
螺蛳、水草和珊瑚，
那些魚象蛇一样蜿蜒，
还有那些海浪滔滔汹涌，
都一齐向陆地发动进攻，
好象是一些发射四方的水底袖箭！

啊，白雪一般的宁静，
不声不响地流过的爱情，
藏在每人心胸里的沉默而微妙的意境，
人类的智慧，这一切一切，
仿佛都变成不停息地活动着的象牙块，
充满了无限高雅的溫文风采！

啊，空气叹息的声响，
吹撫着美丽的羽毛，
从笛簫里，象泡沫一样，

吹出了相恋的小鳥，
音响在空中縈繞，
听来好象就是本身的幻象，
姑娘們就象是一声口哨的回响！

啊，人民的心胸辽阔，
充满了和平和欢乐，
一切都是亮光，一切都是歌曲，
一切都是优雅和谐和，
一切都是醉人的春日，
一切都无愧于
这首颂歌的光荣的名字！

春到成都

春色已經弥漫着成都。

来吧，来看一看沿途的春光，

来看吧，快点来目覩

从前农民苦难历程的地方。

而今天，到处是活力，是沸騰喧鬧的生活，

是长年不断的无穷无尽的泉源。

来吧，快点来听听这首进军之歌，

人山人海的磅礴气势震动山川。

沒有誰能挡住他們，沒有拳头能止住他們，

也沒有鉄的枷鎖能把他們再鎖住。

这个蜂园里来往紛紛，

比海水的动盪还要忙碌。

他們虽然都是人，但却好比

被风一齐掀起的成片波浪，

来吧，来看看这波涛起伏的

不倦地活动着的景象。

是什么鼓舞他們，是什么給予他們决心，
是什么推动他們去馴伏那些狂野的江河？
来吧，脫下帽子，以最崇敬的心情
来看看新中国在做些什么！

他們唯一的旗帜是和平繁荣，
农民們現在已經不再悲伤。
春色已經弥漫着四川的天空，
已經在蔚蓝色的天府之国翱翔。

絲織工人

汉族儿女們，絲織工人，
你們織的綫象最纖細的头发，
你們織机的輪子在飞旋，
象水流湍急的小溪，两岸长滿鮮花。

汉族儿女們，你們是艺手，
独具一格，出神入化，
你們双手好象发出霞光，
把一根根的絲織織出彩华。

汉族儿女們，皇帝的臣民，
昨天还受欺凌，不見天日，
今天自由地开动絲錠，
把現在和未来的梦幻織成现实。

你們織出花朵、飞燕，
天鵝、湖泊、丛林来吧，
把这中国，古老而又年輕，
織在广闊的絲織太阳里吧。

“劳动的人有飯吃！

我們再也不会挨餓！”

唱着，織着，直到永远，

汉族的儿女啊，汉族的儿女啊。

沿着公路和田野

在这儿不可能跨过一步无用的土地，
不可能跨过一步无意义的土地，
如果察看地面，就可以看到
沒有一寸土沒有留下人們的足迹。

一切都在迅速改变，热火朝天，一切都在倍增，
無論是多么細小的东西，也不是睡着不动的。
看，每天黎明太阳一升，
就有千百万只农民的手举起。

多么汹涌的人群！农村在沸騰，
綠色的庄稼傾泻在新开辟的大道上。
再也听不到古代牧人輪番的悲歌
在这新的人間乐园里传出迴音。

这里音乐的曲調
就是吱吱磷磷的車輪声，
車輛載滿土产的水果，珍貴的产品，
还拖着巨大的青竹。

他們過去是窮人，生活象牛馬。

但是今天已經不受封建的馬鞭驅策，

更不是被那絕望的飢餓所推動，

因為他們明白了自己是命運的主人。

多少人成了戰士，多少人成了英雄，

在一面同樣的旗幟下，參加了長征。

但是現在所有人都是十月一日的子女，

全都佩帶上燦爛的榮光。

來吧；有懷疑的人，看看這奇跡吧，

沒有烏雲能擋住你們的眼睛。

如果這奇跡觸痛你們；那就坦白承認吧。

如果這奇跡使你感動，那就高呼吧。

這兒產生的事物，一定使全世界震驚。

霧中的重慶

这儿兴建着什么？是什么
在浓霧中高高升起？
什么，究竟是什么东西
塞满了这綠色的峡谷？

峡谷里住的是长江，受人膜拜的神，
一把混浊的无情的利剑，
一条千刃的鋒銳的舌尖，
它糟蹋了多少好庄稼，使多少人丧生！

瞧瞧那些一层层地
向它压下来的灰岩崖，
現在在它的河水里显现的，
不是一个，而象是一百个国家。

現在它不再是一条好战的河川，
不再是可怕而又强橫的軍閥霸王，
今天它仅仅是一条奔泻的巨流，
这条伟大的蓝色的河伸出了和藹的手。

現在它的那些繹夫和船家，
已經不在熾烈的焚燒的船帆下作戰，
現在他們把船開到沿岸各地的村鎮，
把解放了的大地生產的果實卸在河岸。

幸福的長江在霧中急流奔放，
流過歡樂的蒼翠的峰嶺，
它感到自己平靜的行程發着光芒，
正象勞動者的爽朗舒暢的胸心。

花朵之国

樱花，朵朵开。

桃花，朵朵开。

李花，朵朵开。

杏花，朵朵开。

花朵的湖，开满鲜花！

花朵的山，开满鲜花！

花朵的河，开满鲜花！

花朵的地，开满鲜花！

啊，花朵的生活！

啊，花朵的世界！

多少没有花的花园

——啊，花朵的中国盛开鲜花——

需要你的花，你的鲜花！

揚子江之歌

(1)

(暮 歌)

揚子江岸边

——多么雄伟的河流啊！——

妇女們在浣洗。

傍晚已近，山头上

——多么雄伟的河流啊！——

母亲，有房屋挂在这儿。

母亲啊，也有房屋

——多么細小的河流啊！——

挂在寇恩卡^①的山上。

胡卡尔^②江畔

——多么細小的河流啊！——

妇女們在浣洗。

① 寇恩卡(Cuenca)，西班牙城市，在馬德里东南。

② 胡卡尔(Júcar)，西班牙河流，流經寇恩卡。

揚子江的黃水

——多么雄偉的河流啊！——

母親，胡卡爾江却是綠水。

然而揚子江有生命

——多么雄偉的河流啊！——

今天胡卡爾江却已長眠。

揚子江上是夜間

——多么雄偉的河流啊！——

胡卡爾江仍是白天。

母親，但是它河眼^①里的水

——多么細小的河流啊！——

在悲哀痛哭。

我將在胡卡爾江畔

浣洗我的衣服。

但是今天不能夠，母親啊，

我就在揚子江里洗濯。

(2)

一面面補綻的風帆，

仿佛一面面勝利的旌旗，

① 河眼，是河中深處，水流至此較緩，色較暗。

在你两边险峻峰巒
屹立的峽谷之中飛馳。

過去你是條悲哀的河流，
如果要知道現在你是什么，
可以听听五星紅旗
如何在風中猛進高歌。

(3)

今天我感到揚子江
更象一條大路，
就連帆船
也在这條大路上行走。

黃土的河流，
墨灰的堅土的河流。
假如說山上都已播種，
你也播種了你的莊稼。

舢板、小巧的木艇，
是耕種你地面的犁，
是江上的行人，
是新兴祖國的英雄。

(4)

今天醒来的时候，
我离开了你，重庆的风光，
但我现在还在扬子江上。

今天醒来的时候，
我离开了你，巫山，
但我现在还在扬子江上。

今天醒来的时候，
我离开了你，四川的花朵，
但我现在还在扬子江上。

明天我醒来的时候，
啊，扬子江，我将告别了扬子江。

(5)

扬子江经过了山巒，
又流到了平原。
流过低洼荒凉的两岸，
孤独寂寞的田野。

滔滔的渾水，

沒有一條船。

我是在無人的世上嗎？
播種了的田野已經過。

(6)

我突然感到，這條江
沒有了一絲笑容。

一個普通的漁夫經過，
中國在微笑。^①

(7)

這是巴拉那^②河嗎？
是那條陪伴我度過流放歲月的河嗎？

是它的流水，它的兩岸嗎？
我是在夢中嗎？

① 詩人看到茫茫靜寂的長江，觸動心境，想起他和國人民苦難的歲月；但過來了一個中國的漁民，使他覺到仍然在微笑着的中國。

② 巴拉那(Paraná)，南美洲著名河流，流經巴西、巴拉圭及阿根廷，在拉普拉他河出海。

我乘着这条船是走向
索利斯海或甜水海^①嗎？

我是平安而自由地
歌唱着走向黃海。

(8)

向你們致敬，駕船的人們，江上的健兒，
你們是那樣辛勤、堅強，象你們的山巒一樣，
你們立在江水的胸膛上，你們緊張地勞動着，
象那鋼鐵般的水流的不息脈膊一樣。

你們好象那些曾航行在地中海上，
并在它的沿岸建造城市的人們。
世界苦難人民所希望的黎明的陽光，
寬廣地爬上了你們高掛着的风帆上。

你們的臉容有如山岩上青青的堅石，
青石每天清晨都惊奇地看到你們經過，
你們也有庄稼的甜密的溫柔的笑容，
庄稼从山峰上一直迤邐而下布到兩岸。

① 索利斯海 (Mar de Solis)，甜水海 (Mar Dulce)，均是南美洲拉巴拉他河入海處的別名。

但是这条河也知道就是你们自己，
在苦难的岁月里烧掉了自己的船，
知道你们曾举着红军的旗帜，
赤着身子渡过虎皮一般的波澜。

向你们致敬，驾船的人，你们在
风平浪静的江中航行，它带你们走向胜利。
向你们的毅力致敬，它推动你们的双臂，
在这温驯的水流中划桨前进。

向建筑用的千万株木材致敬！
向火车将在上面奔驰的铁轨致敬！
向满装着煤炭和水泥的口袋致敬！
向在矿中歌唱的铁锹和铁锤致敬！

向耕作田地用的农具致敬！
向甜蜜的甘蔗和修长的竹竿致敬！
向绿油油的新鲜蔬菜致敬！
向所有海洋、陆地和河流的果实致敬！

从我乘坐的这条船的高高船桥上，
向你们，驾船的人们，江上健儿，致敬！
我将要远离了，我将会向全世界说，
你们是人民的勇敢春天的最好树木。

婚礼之歌

——武昌—汉阳

揚子江上的龟山和蛇山，
两座山峰想要結亲。
鋼鉄架成的大桥下定决心，
要成全他們这对鴛鴦。

桥在空中伸展，
一对恋人彼此相逢。
在整个中国，在整个中国，
所有欢乐的眼睛，
都不眠不宿地睜着，
注視这场婚礼的欢欣。

东 湖

我愿在东湖之岸，
在鲜花盛开的樱桃树间，
在轻飘飘的杨柳树垂下的
碧绿的柳丝间，
在各种枝条编织成的
纤巧的手，
胳膊和细雅的脖子中间，
歌唱湖水。

仅仅歌唱湖水。

这是四月的春天，
在薄雾和微微的凉风中，
湖上展开了
一幅折迭的半月形扇面。
随着它的关闭或舒展，
小船在那儿隐隐现现。
今天我愿在湖边
歌唱这些小船。

仅仅歌唱这些小船。

但是，小船在移动，
湖水在轻荡，
这是湖上的人们
来来往往忙碌地劳动，
从天刚破晓时起，
他们就捕鱼，捞水藻，
我愿在湖边
歌唱那些劳动着的人们。
仅仅歌唱那些
劳动着的人们。

湖水，小船，还有
劳动着的人们。

四月一日

——东潮

今天旗帜布满在湖上，
提琴奏响，旗帜飘扬，
学生们在过着
一个节日。

象鲜花一样盛开的小船，
在水中照出了自己的帆。

旗帜在飘扬，手风琴在奏响，
小鼓咚咚地敲打，旗帜在飘扬。

漫山遍野
都种上了树苗。

新植的树，
是挡风的屏障，
是保护丰收的城墙。

劳动是美好的，
如果人们对它抱着巨大的愿望。

上海小史

他們曾住在最高的旅館里，
他們曾住在最高的樓房里，
最高的樓房曾是他們的。
他們曾住在
銀行里，工廠里，
銀行和工廠曾是他們的，
他們象善于掠奪的鳥，
曾住在高高的石巢中。
所有一切在沉倒下去的
人民的身上建起來的東西，
都是他們的。都是他們的。
有時，從那些最靠近上帝的
高樓大廈里，
他們也許會打開窗子，
向飢餓的街道
投下殘肴剩飯，
這是他們貪吃的嘴
殘剩下來。
綠林成蔭的幽靜的公園，

花园的花朵，
都只是为他們开放。
所有这一切，
都象是一片在禁猎期間的猎場，
总是封閉着。

“华人与狗不准入內”；
这就是他們心中的
最心爱的話；
这句话挂在門口，
只有那些可悲的大肚子
和酒足飯飽的肥大的腸子
才能从那儿出入。

他們每天下午睡覺，
但有时，恶梦
把他們惊醒……于是
从最深的洞穴里，

这些洞穴也是他們的，
放出最凶恶的畜生，
帶着致命的武器，
扑向

終日不停地
推着命运的车輪的
貧苦的奴隶。

“华人与狗不准入內”，
如果在遙远的

他們自己國家的花園里，
偶然記起這句話，
啊，那該有多么羞耻！該是多重的耳光！
“華人与狗不准入內”，
如果在遙遠的
花木叢中，
在密林的幽美的綠蔭中，
重說這句話，
啊，多重的懲罰！
啊，多壞的夢魘！
有一天，因為
那些被壓榨的街道上的狗，
那些被侮辱，被蔑視的
街道上的中國人，
站起來了，就把他們抓起來
扔下大海去，
還有少數的船，
在黑暗中逃跑了，
象盜賊一樣，
帶着他們隱藏起來的
鮮血與死亡做的包裹。
他們留下的
只是大敗的慘象，
丑陋的樓房，
可耻的奢侈，

他們工厂的瓦砾，
多少穷人
用辛酸和眼泪砌起的石块。
“华人与狗不准入内”。今天，
在江河的平静的航船间，
在花园中，
旗上的
坚定的星星
和每天早晨
在和平的空气里
荡漾的工人們的歌声中，
“华人与狗不准入内”，
这句倒楣的话，
永远不再会听到。

从上海到杭州

一切都象是锦绣：
鲜花，飞鸟，树木。

稻田里有水牛
在犁地。

果园展开在平原上，
或是层层重迭在山上。

桥上的垂钓者
孤单一个。

小船在汉湾的竹丛里
停泊着。

佛塔，灰色的
瓦顶。

绿色的田野，

衬托出穿着蓝衣服的农民。

红旗，空气……

一切都是锦绣。

锦绣：中国的精华。

这种生气勃勃的精华，

谁也不能再欺凌或是侵占。

锦绣。

西 湖

从山間来的白霧籠罩着水面，
躺在这样的水間是多么舒暢！

这里岸边果树上鮮花怒放的树枝，
織成了多么美丽而寬闊的冠冕！

在那些凉爽的島上，在稀疏的树林間
有微笑着的鮮花，几童，柔嫩的鮮花。

姑娘們唱着歌划动船桨，
四月的綠蔭籠罩着画舫。

天空无惧地把自己双頰偎倚在水面上，
难道整个世界就是一場美梦？

在平靜的阳光下，什么都不匆忙，
难道人生就是一个熟睡的湖泊？

醒醒吧，西班牙的詩人，你已經失明了嗎？
你并不是在做梦，你是个清醒的人啊！

茶 田

——杭州

四月的太阳。山崗上
开遍了鮮紅的杜鵑花，
象是大地上
閃爍着的热血。

斗笠象黄色的鮮花，
象一朵朵圓圓的盛开的黄花，
姑娘們就戴着斗笠歌唱。
这是一个欢乐的节日，
树上的茶花已經开放，
第一次收成的叶子已經碧綠。

中国的路旁种着綠色的茶树，
这种植物老是象咧着嘴微笑，
在餐桌上的玻璃杯里，
开放了小小的园林。
它是春天注入杯中的
碧綠的友誼。

在中国唱的一支中国歌^{*}

——献给费特列戈·迦尔西亚·洛尔伽

月亮象一颗大米，
照耀着中国的
田野；
我的朋友。

在格拉那达，
你的月亮
曾经象一粒
麦子，
我的朋友。

今天，这儿的月亮，
多么愉快而活泼地
歌唱着，
照着稻田，
我的朋友！

* 洛尔伽曾写过一首诗：《在欧洲唱的一支欧洲歌》，这里是仿这首诗而作。

今天，你的月亮，
多么悲伤，象囚徒似地
痛哭着，
照着麦田，
我的朋友。

从杭州到沈阳

(1)

油菜花展开了
一面面的小黄旗，
开遍了平原和山地。
整个中国呈现出一片
翠绿和杏黄，
象一块绚丽的丝织桌布。
突然，出现了灰色的河水，
河上招展着平静的宽帆，
好象长在庄稼当中。

(2)

农民耕种着
祖先的墓地。
耕犁旁边是坟墓。
庄稼当中是坟墓。
年年他们都种这块地。

每年春天，
坟上要加土，上面开鲜花，
只有一个小小的土丘是死的，
但整个田野充满了生命。

(3)

北方的田野，
是苍白的，
灰色的村庄，
灰白的泥墙。

山岭是灰色的，
牧人是灰色的，
北方的天空也是灰色的。

广阔无边的土地，
等待着细致的耕作。
北方的庄稼，
丰盛而又广大。

我想起了卡斯蒂利亚，
想起了它蓝蓝的山岭，
想起了它富饶的庄稼……
想起了它的人们，贫穷的人们。

(4)

严峻的景物象石块一样硬。
但是农民仍然开山凿岩，
在上面种下了庄稼。

手是坚强的，什么东西
都不能和它对抗。

中国的庄稼会一直种到天上，
有一天，甚至星星
也会从天上注下
倾盆的麦雨。

(5)

田野上的人们，
曾为了土地而作战。
他们筋骨在响，汗水在流，
他们爱抚着土地，
然而土地却是多么无情！

但是如今土地
回到了他们手里，
土地对他们又是多么顺从！

战斗吧，田野上的人们，
为土地而战斗吧。

(6)

有时候，地平线
消失在天边，那就不知道
什么地方是中国的尽头。
看不见人，只见无涯的天地。
但是忽然在远处，
出现一幢房屋，
房屋上有一面五星红旗，
上面的星星在歌唱。
所有一切，连那些没有人的地方，
都有生活，都在歌唱。

沈 阳 小 史

清朝皇帝，
在工厂边睡卧。
一个石头地窖，
还有一株树，犹如皇冠把它笼罩，
把皇帝的美梦保，
而在上空，
鸽子
遭受凶恶的黑鹰的追踪。
日本凶鸢，
就曾这样
在中国人民的柔美的心中
劫掠。
中国人民用血，
一块块地砌起了多少石块！
他们的钢铁和货物，
也被凄惨地
放入
带电的
铁丝网中！

在那儿，似乎
中国人的血顺从了，
同机器声一起消失了；
但是，
在钢铁的吼叫声中，
可以听见一种呼声，
在隐约地成长，
直到喊出一句清楚的话。
有一天，那些乌黑的老鹰，那些喝血的凶鸢，
被打败了，
他们惊惶失措，
成群地盲目地逃出了巢穴。
为了逃窜，他们从空中
把火焰与死亡
就投注在
他们曾用中国人的血
一块块砌起的石块上。
于是那在暗中成长的，
直到后来
用一句清楚的话发出的呼声，
从瓦砾中升腾起，
呼唤新的生活。
于是那些有耐性的
而又勇敢的手，
象蜂群一样

从大地上涌起，
他们很快就让
高大的烟囱的凯歌，
象一面面的烟旗，
从废墟中升起，
在长风中飘扬。
机器的强有力的音乐，
胜过千百个海洋的呼啸。
在这音乐中
有一种血液流动的新的声音，
这正是新中国人民的血液流动的声音。

致建筑家路易斯·拉卡沙

(現居北京)

記得你在馬德里的时候……那是多么快乐！
而后来——咱們还有什么相瞞的呢？——是多么
苦痛！

你曾盖起新的建筑，
而那綠色的新的日子也随之而起。

一种伟大的使命来到了，降临了，
它比美丽更幸福更美好。
但正当花儿开放的时光，
黑夜的剑却把它沉入地下埋葬。

但尽管受着憤怒、艰难，
流血、悲伤，非人命运的熬煎，
西班牙沒有死亡，它在期待。

建筑家，不久，在它的純洁的空气里，
你又能平靜地用你的智慧的双手，
建起另一个新的春天。

长城之歌

(1)

姊妹，
我不会去长城当兵了。

你可以安心地
在田野中采茶花。

傍晚，
你可以安心地歌唱着回家。

在洒满月光的庭院中，
你可以安心地入睡。

永远不会再有失掉骑士的马，
单独归来。

姊妹，
我不会去长城当兵了。

(2)

爱人啊，

今天风儿在长城散步，

它手中托着一只鸽子，

它的前额是五颗星星。

我永不会再說：

我的爱人到边疆去了。

我永远不会再說：

他永不从战场上归来。

(3)

跟我到中国的田野里去吧，

河上的雾都已消逝。

在长城，战败者只留下了尘埃

和逃窜的马。

打倒的破烂的旌旗，

重伤和死亡的兵。

长城现在所见到的，

只是天空，和天空下的田野的和平。

跟我到中国的田野里去吧，

中国所有的雾都已消逝。
中国所有的花都开放了，
中国已黎明，它手中拿着一朵花。
跟我到中国去，
跟我到手中拿着一朵花的中国去吧。

你們這些卑污的政府

卑污的政府，你們象
希特勒那樣狂妄逞豪，
你們象屠夫一樣，
一只手里總是拿着刀。

如果你們瞳孔里的視力
還沒有消失，那就來看看
這個辛勤的恬靜的
釀蜜的蜂群如何在奔忙。

來看一看花園里面
微笑的童稚的花草，
來看一看容光煥發的青年，
這裡既沒有暴君，也沒有官僚。

來看一看人們如何竟能
控制氾濫無常的河水，
又如何日夜教導它們，
教導得親如人們的兄弟。

来看一看那些翻砂厂，
那些从平地兴起的庞然伟构，
甚至在那些最高的山岗上，
也有人手耕种过的硬土。

来看一看中国的手艺人，
怎样在宽敞的路旁显示技艺，
看看每一个行人的手中，
都拿着点什么东西。

你们别以为这儿的人民很寒酸，
挨饥受饿，受尽压迫和痛苦，
走路光着脚，没有衣服穿，
因为挣来的钱买不起一件衣服。

也不要以为，忙碌紧张
埋头苦干的工人和农民，
既然致力于实现一个真正的理想，
就已经不能再拿起枪来当兵。

在你们脑子里的狂想中，
漂浮着攻城略地的梦幻，
但要知道亿万人民大众，
已经跟着共产党奔向前方。

来吧，抱着和平态度到这里来，
把你友好的手向这个国家伸出，
它只不过想生活得宁静自在，
要在翠绿春光中同别人兄弟相处。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阿尔贝蒂诗选

作者=拓生 肖月译

页数= 2 1 2

S S 号= 1 0 9 8 8 3 1 0

出版日期= 1 9 5 9 年 0 6 月第 1 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次	
前言	
第一部分	
陆地上的海员	
海洋。海洋	
但愿我有魚鳃	
我用旗语跟你讲话	
我的衣裳啊，我的衣裳	
我不要轻舟，船家的心啊	
既然我生来是农民	
如果我的声音在大地上消亡	
情人	
假如我走了，亲爱的	
黑莓子开了花	
黎明的呼唤	
卡斯蒂利亚有城堡	
雄鸡高唱	
紫罗兰的黎明	
没有钱的渔夫	
新娘	
叫卖	
囚犯	
在石竹花和剑之间	
鸽子弄错了	
宅一天早上醒了	
第二部分	
随时随地	
一个怪影在欧洲游荡着	
十三道条纹和四十八颗星	
纽约	
拟歌	
西班牙战争的诗	
我是第五团的人！	
保卫马德里	
致国际纵队	
致“雾”，我的狗	
你们并没有倒下	
驰骋	
一九三八年忠诚的西班牙的五一节	

海上的雄牛
胡安·巴纳德罗的歌
胡安·巴纳德罗关于恐怖的歌
胡安·巴纳德罗为洛佩斯·莱蒙多和西班牙人民要自由
胡安·巴纳德罗在西班牙战争中
胡安·巴纳德罗在美洲
胡安·巴纳德罗在悼念何塞·哥麦斯·加约索和安东尼奥·塞奥阿内
时？颂在西班牙抗战中牺牲的英雄们
胡安·巴纳德罗争取和平的歌
今天的标记
人民的雄牛正归来
一朵热情之花献给多洛列斯·伊巴露丽
歌
给被出卖的西班牙
致外国基地加迪斯
从未到过格拉那达的人
回忆安东尼奥·马却杜
回到西班牙的海岸前
回到始终不渝的诗中
罪行的嘴脸
在自由和平中
一个重到华沙的西班牙人的歌
一支石竹花献给密茨凯维支
这是纯良的人民
罗马尼亚的黎明
布拉格
我在这里大声疾呼
重返苏联
中国在微笑
布宜诺斯艾利斯——北京
中国在微笑
中国
往昔
百花齐放
向齐白石致敬
京剧
春到成都
丝织工人
沿着公路和田野
雾中的重庆
花朵之国
扬子江之歌
婚礼之歌
东湖

四月一日
上海小史
从上海到杭州
西湖
茶田
在中国唱的一支中国歌
从杭州到沈阳
沈阳小史
致建筑家路易斯·拉卡沙
长城之歌
你们这些卑污的政府